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韓文起

卷五之六

26
18
3



東 京 圖 書 館			
六	二 四 七	別 力	漢書門 文庫類
册	號	架六函	

不許帶出

德軍燕屬幽州營其往河北無非憤已不得志欲求合於
不奉朝命之藩鎮送之者斷無言其當往之理若明言其
不當往則又多此一送也細思此等題目如何落筆乃韓
公開口不言今日之河北止言昔日之燕趙併不言燕趙
有爵位之人止言燕趙不得志之士謂董生到彼自與此
等意氣投合若不知其此行有干用之意者然次段復言
感慨悲歌之士仁義出乎天性同調相憐決其必合是明
明以仁義二字硬坐在董生身上何等勸勉三段暗指藩
鎮拒命風俗漸改恐非昔日之燕趙未必有感慨悲歌其

人者止在董生之合不合處決之則董生此行自不可少
 未段憑弔古人而勸今人來仕正欲其知自處意通篇以
 風俗與化移易句為上下過脉而以古今二字呼應曲盡
 吞吐之妙坊本惟極口虛贊全未解了此義甚矣讀書之
 難言也

送齊皞下第序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于親疎遠邇惟其宜
 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
 疑乎其上之人上下之間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
 於下也不慮見黜下之人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不
 在位者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
 之行私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
 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已上言古人取舍之公及道
 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饒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
 而謂之忠雖成佳話却非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

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佛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庸受之，訴不行于君，巧言之誣，不起于人矣。方免得烏摩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畏首畏尾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嚮道循汲引勤亦勞也也。上言後世之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君人疑有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有司之疑君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也。有司之在人疑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

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人之私心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其假飾示公之故習，非有受謗聽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已上言後世人不能復其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乎者乎？齊生之兄名元之或為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有舊交。親且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以其兄故避嫌不敢取者非一次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不怨有司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

命。不。惑。者。也。以今日之言決其後日之造就
林西仲曰齊皞以其兄故數見擯于有司乃不以爲枉而
自咎其學之未至此古道也在有司避嫌不取亦出於時
俗之見無可柰何是篇以公私二字分出世道之盛衰又
深惟其所以致此之故以見古道之必不可復曾推勘
曲盡世情末盛贊齊生之難得總收上文筆力周匝開衍
山門戶矣

贈張童子序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于禮部者歲至三千人。總是每年始自
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于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
是數焉。第一層不得與者甚多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
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于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
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第二層不得與者尤多有司者總州府
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于天子而
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第三層不得與者更難能在
是選者厥惟艱哉。已上就額數上論見二經章句僅數十萬
得與出身之不易

韋文選

卷之五

五

百作
手是

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方謂之通二經之繇是舉者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于禮部矣得與鄉貢
久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于吏部矣班
白之老半焉待與出身者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
身不得與者焉因二經不甚明竟以鄉貢老者已張童子
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于二百之列以最少之
最難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
又以通二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
獨出于等夷也已上言童子所童子請于其官之長隨父而

九月始來及鄭敘歸鄉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
皆厚其餼賂或作詩以嘉童子以其為童子亦榮矣雖然愈
將進童子于道通篇扼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進知
便是求益不知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
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于童子所能而
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通二經而勤乎其未
學者可也進于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恭回路三子之
相請贈與處也贈處之言故有以贈童子疏贈字

序文已

卷之五

林西仲曰始敘通經出身之難轉入張童子一舉而得之
 易○隨○以○進○童○子○于○道○一○語○為○通○篇○結○穴○意○既○正○大○詞○亦○條
 達○不○煩○註○脚○也○但○茅○鹿○門○以○呼○為○童○子○疑○唐○有○童○子○科○而
 張○得○與○其○選○以○為○榮○不○知○古○人○稱○呼○多○以○質○言○之○雖○同○舉
 于○禮○部○出○于○陸○公○之○門○其○呼○為○童○子○正○所○以○著○其○異○于○人
 不○似○後○世○必○稱○老○年○臺○老○門○翁○也○按○唐○制○取○士○由○學○館○者
 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其○科○之○目○有○明○經○有○進○士○有○童
 子○共○有○十○一○科○而○明○經○又○有○五○經○二○經○通○計○七○種○經○分○大
 小○中○三○等○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易○儀○禮○為○中○經

易尚書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孝經論語皆兼用之明二
 經者或一大一小或二中凡序中所言者皆與童子科無
 涉童子科則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
 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而已况又有班白之老及終身不
 與等語乎前輩讀書亦往往疎略如此于後學復何責

韓文選卷之五

其聲謂乎前輩。蓋亦其聲。此下。送學。身。可。費。
 也。音。字。官。歎。乎。出。良。而。以。又。有。斑。自。之。矣。又。樣。似。不。
 越。遠。千。仞。十。數。以。不。銷。所。一。線。又。卷。錄。論。語。卷。第。十。
 謝。春。海。一。大。一。小。一。中。凡。泉。中。洑。首。皆。有。與。童。千。林。無。
 與。清。皆。公。羊。轉。錄。東。山。木。瀝。幸。錄。論。語。并。川。之。池。三。

送孟東野序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不平二字是一篇之鳴草木之無聲。風
 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
 其沸也。或炙之。躍趨沸皆有聲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從草
 轉入金石為下。樂字伏脉。已上言凡物之鳴。人之於言。
 非無故自鳴。皆有使之者。以起下文。人言正意。鳴人之於言。
 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其憂。皆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人非無樂也。者鬱於
 中。而泄於外者也。鬱不平之意從詞哭轉擇其善鳴者而假
 之。鳴。金石。經。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從樂字生出

下文天假人之善而擇其善於人。已上言人之有維天之
 言非無故自言皆有從之者。為人假八音以為樂也。維天之
 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
 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
 乎。推奪所以為不平。是聲之所由出。天字是一篇綱領。其
 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上承
 辭。纒是正意。文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智陶
 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
 以鳴。樂上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
 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皆天和其聲使周之衰。孔子之

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善之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
 已乎。明明是天假夫子以文詞。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
 鳴於楚。荒大。唐空也。楚大國也。其二也。以屈原鳴。天假自鳴
 滅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
 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
 其術鳴。鳴雖不同。乃天運所必趨。猶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
 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自唐虞至此。歷敘善鳴
 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商周。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
 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

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即當日稱善鳴者亦將天醜其德莫
 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若使之鳴其德必不如善鳴
 此良言不善鳴者。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
 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所假之不善者。其存而在下者。孟郊
 東野始以其詩鳴。時在也。在此。方點出本人。其高出魏晉。收
 文。魏不懈而及於古。其無懈筆處。不可追。唐虞三代文辭。其他
 浸淫乎漢氏矣。本註。謬。數語。括盡上文。坊。從吾遊者。李翱
 張籍其尤也。雖。自。已。亦。藏。其。吐。何。等。咆。喚。三字。三子者之鳴。信
 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使之抑將

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使之在下。與自
 鳴其不幸。皆出於情。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
 不能已。總謂之不。平。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
 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以三子得天獨厚。不必。東野之役於江
 南也。任。溧。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之。意。序
 林西仲曰。按昌黎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一
 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有物下咽。自是文章日麗。後見
 孟郊。乃夢中傍笑者。是兩人文詞。皆本天授。為最得意之
 友。而是篇為最得意之文也。其大意以為。千古文章。雖出
 於人。却都是天之現身。不過借人聲口。發出猶人之作樂。

借樂器而傳非樂器自能傳也故凡人之有言皆非無故
 而言其胸中必有不能已者這不能已便是不得其平為
 天所假處篇中從物聲說到人言從人言說到文辭從歷
 代說到唐朝總以天假善鳴一語作骨把個千古能文的
 才人看得異樣鄭重然後落入東野身上盛稱其詩與歷
 代相較一番知其為天所假自當聽天所命又批李翱張
 籍二人伴說用從吾遊三字連自已插入其中自命不小
 以此視人世之得失升沉宜不足以入其胸次也語語悲
 壯俗眼錯認不平二字為不得用扼腕何啻千里獨不思

篇中言臯陶言禹言夔言伊尹言周公皆稱其鳴之善其
 不平處豈亦為不得用而然乎即末段說入東野身上亦
 以鳴國家之盛與自鳴不幸兩意雙敲原未嘗料定東野
 一生必不得用到底也安得以不平二字為疑坊本全不
 知講究本旨只贊其用許多鳴字不見重複為佳而塾師
 轉相教授罔圖讀熟噫鷄與之言天蛙與之言海不蹈失
 言之過乎更世俗想窺者動謂之不平之鳴尤謬妄可笑

送陸欽州詩序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名參字公佐出刺欽

州點出內官朝廷夙夜之賢夙夜在公出都邑游居之良外

謂之游士著謂之居齊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悲而惜之有

皆京師中之賢士也刺史尊官也非卑由郎官而往

者前後相望也又非貶斥而為之當今賦出于天下江南

居十九宣使之所察宣使即欽為富州在江南尤為最宰臣

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以其有可

領為君相所倚賴非枉其才如是而齊咨涕洟以為不當去

也亦不空以為不當去

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
咸其齋咨涕洟者為天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
下悲非悲陸君也
心哉其以為不當去者謂君相一時計不及此為朝廷惜非
為陸君惜也已上解齋咨涕洟咸以為不當去之意
于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也世通而紆之作詩

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立朝陸君之去兮誰與翔無與衣

歛此大惠兮施于一州即序中所謂專今其去矣胡不為留

已上道願我作此詩歌于達道達通道陸無疾其驅天子有

詔欲其徐行以待後命便于
回朝也已上泄其思

林西仲曰按李翱作陸欽州述云明于仁義之道可以化
 人厚風俗者餘三十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三年出
 刺欽州卒于道又云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
 亦不足于心者耶則陸君此行大有不愜可知矣作序送
 之不便說出陸君之意只借旁人之悲思寫過又駁駁過
 又解總結穴在道行朝廷則天下受其賜刺一州則專而
 不能咸四句而陸君平日之賢與此番不愜之意無不畢
 現至說及不當去若稍稍着迹便有無數于碍看他但云
 非君相之心其詩末句亦但云天子有詔作歛後不了語

卓文起 卷之五
咄然便止絕不言君相後來當作如何發付天子詔中當作如何言語也此蜻蜓點水妙筆非俗眼所能知

送何堅序

何於韓同姓爲近何出唐叔虞裔孫韓王安之後訛韓爲何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堅爲生生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不得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所以作序送之堅道州人屬湖廣永州府道之守陽公賢也城道於湖南爲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憑堅爲民堅又賢也賢字是一篇眼目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上下皆賢又交受治則教化可大行成有道之國矣吾聞烏有鳳者恆出於有道

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是鳥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
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成有道之世皆其力也所以為賀

林西仲曰何堅既不得願而歸本無可送若言此番當隱
有涉於孤憤之詞或期其後來再仕又似非素位之學故
先以不可無言點過隨提出堅之賢與道州湖南兩賢相
遇氣味投合但相率服從其令使一方悉無梗化於以立
致太平雖潁川鳳鳴原非難事用舍行藏皆有賴於斯世
如此則不得願亦所以遂其大願也可無賀乎此等文似
無一字着紙細看起來又覺字字皆透紙背也奇哉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較其行則非可以與之
遊乎暗指當時士大夫好佛者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較其行
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指浮屠中有能者楊子雲稱在門墻則塵
之在爨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言所以不絕浮屠之意浮
屠師文暢喜文章此三字是文暢不見絕于儒處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
於縉紳先生以求咏歌其所志言其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
南柳若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
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驗其喜文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

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聖人之道四字是全篇開鑰夫文
 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
 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
 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他國護得請拘
 如吾徒者安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
 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
 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責告之也六句皆聖人之
 以動其慕愚按宜當告之四字直貫至江河之所謂
 又加而語之三字似覺重複應將下面不當當字作為許
 上句讀謂立言不妥當無以塞其來請之意少不得又浮
 屠之說重疊告之如未設所云告而不以責者是也姑存之

識者民之初生固若禽獸蠢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
 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聖人有功是故道莫大
 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安指之
 於其躬體安而氣平聖人之道極大而不待他求堯以是傳之舜
 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
 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
 而孰傳之邪根上文仁義六句把中國與舜狄夫鳥悅而啄
 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脫焉
 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

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根上文宮居粒食三句把人與禽獸對勘一番見聖人之功不可忘若知聖人之道不可易矣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若不知則知聖人之道不可易矣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若不知則知聖人之道不可易矣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若不知則知聖人之道不可易矣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若不知則知聖人之道不可易矣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兩應上文作結

林西仲曰文暢吳人謁公索贈時公初仕四門館作此序

送之嗣公為御史貶陽山再拜國子監晤于京邸又有詩

贈其北遊也若論其周遊天下之志本欲倡明其教如今

日所謂大和尚使天下人崇信皈依耳即請諸縉紳先生

咏歌亦不過取重於宰官文人為之護法標榜使天下人

堅其崇信皈依之念耳柳州喜與僧遊玄為之請然昌黎

一生大本領全在關雎能作此等委曲文字故開口分

出儒墨是非而以名行之異虛虛發出不輕絕人之意轉

入文暢身上硬坐他喜文章慕聖道吾儒不當以浮屠之

說贈送當以聖人之道開示鋪張臚列說出聖人無數好

處皆文暢所不樂聞但說到禽獸之弱肉強食而人得以

養生送死伊誰之功實皆世俗未曾想到之語篇中自民

之初生至中國之人世守句乃原道篇節文至所謂弱肉
強食等語即原道篇中所謂古無聖人人類滅久之意余
以閩藩之變下獄籍產常歎王靈不及受種種苦則踐
土食毛無日可忘君恩浮屠獨未之思耳是篇較原道篇
尤為警策皆從孟子好辯章無父無君率獸食人等語脫
化出來真有功世道之文也

送區冊序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一篇發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
悍急橫波之石廉利倂劔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逞逞
有之往來艱難之甚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宇然
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求其可與語者甚是以賓客遊從
之士無所為而至有可畏之途無可交愈待臯于斯且半歲
矣私謂獨守其窮而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特為公一人而來自南海
擎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既見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

又見有其學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于人跡不到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于其間也知其所以志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知其所以守之不志有守如此所以能到窮處易得惟其有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志之敘作序

林西仲曰區生之到陽山實欲質其所學非若後世遊客之謁宰官全為干澤起見乃昌黎正當寂寞無聊之時而忽得之自然喜慰不已是篇提出窮字極寫其山川險阻

官署荒涼令人驚憚凄愴所云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為而至見得舉世熙熙攘攘往來不絕者皆有所為于其間而區生誓言相好特至窮邑而訪窮宦不顧險阻荒涼為難得耳初敘其威儀文辭以嘉其外之所著繼敘其有志有守以贊其內之所存則區生學問人品亦可槩見文中歷歷如繪真寫生妙手也

風收餘真意。出校手也。
安以贊其內。之西有。國主學。國人品。在可。類。良。文中。琴。
於。何。府。除。其。氣。謝。文。翰。以。熹。其。快。之。西。琴。辭。除。其。存。志。育。
則。不。嘗。言。所。沙。朴。生。漢。岳。而。昔。漢。宣。不。願。劍。則。其。氣。為。最。
至。只。賢。舉。州。烈。烈。對。其。來。不。歸。昔。昔。休。復。為。干。其。間。而。
有。昔。昔。京。今。人。其。溫。吏。對。西。六。賓。容。或。於。文。士。無。復。為。而。

送楊支使序

愈在京師時嘗聞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為多賢與之游
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羣羣與博之為人吾知道道不行
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高不一日雷
也知其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
可信客而得其為人矣所以為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
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其主之賢可信已今中丞之在
朝愈日侍言於門下楊憲善文詞尚氣節累遷太常其來而
鎮茲土也指湖南今有問湖南之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

律文

卷之五

二十一

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前後精神結聚在此
二。去年冬奉詔為邑於陽山。屬廣州府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
幕下。路之所經因見其客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亦以其
及儀之之來也。山到陽聞其言而見其行則向之所謂羣與捕
者吾何先後焉。點出儀之應上羣博是篇中正儀之智足以
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
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眾事
于是府而流聲實于天朝也。其為支度郎晉奉朝命故謂之
方寫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乃吾之心也。勤勞來其謂我

為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明其言之出於實江平詩
者歌以繫之。繫而也以其賢而難得欲暫留
林西仲曰楊儀之乃湖南楊憑從事表為支度使奉命而
來若贊其賢只後段數行可了其借湖南主人之賢作引
雖在人之意中若把宣州主人引起湖南則出人意意外矣
至以宣州賓客之賢定主人之賢又以羣博二人之賢定
宣州賓客皆賢尤非人意思所能及也中間換出信其主
信其客二語作承上起下關捩而後說湖南賓客多賢再
轉入儀之身上而以羣博比况始知開手許多層折全為

此段出落敷演之地看他開手層層是順寫此段層層是逆應若不如此則截然兩分其局散矣此千古文章秘密法也莫與門外漢言之

荆潭唱和詩序

從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和詩者酬字當愈既受以卒業點出

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漢書謂之

句虛言謹愉之辭難工以和而窮苦之言易好也以愁思故

其理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

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不暇在毫釐分寸間較量

視今僕射裴公均開鎮蠻荆統郡惟九常侍楊公憲領湖之

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竝勤爵祿之報兩崇氣滿志得已

暇為乃能存志乎詩書萬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

奇。挾。怪。雕。鏤。文。字。好。字。上。與。韋。布。里。閻。樵。悴。專。一。之。士。較。其。毫。

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不。讓。悉。思。者。之。所。作。毫。釐。分。寸。四。字。是。一。篇。扼。要。

語。杜。少。陵。欲。與。李。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應。上。性。能。二。字。青。蓮。細。論。者。此。也。

時。而。能。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而。和。之。苟。在。編。者。

咸。可。觀。也。亦。不。可。少。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

之。言。是。也。告。于。公。書。以。為。荆。潭。唱。和。詩。序。序。敬。作。

林。西。仲。曰。唐。兼。以。詩。賦。取。一。故。韋。布。里。閻。樵。悴。之。士。則。專。

一。而。為。之。以。其。求。工。之。也。王。公。貴。人。氣。滿。志。得。無。所。觀。

于。進。取。之。途。卽。偶。一。為。之。亦。猶。今。日。居。官。者。作。八。股。制。藝。

定。稿。耳。官。稿。雖。有。佳。構。若。較。其。毫。釐。分。寸。之。間。自。不。能。無。

滲。漏。走。作。之。病。是。篇。贊。裴。楊。二。公。唱。和。之。佳。全。在。此。處。着。

眼。非。平。日。從。毫。釐。分。寸。間。苦。心。揣摩。過。來。不。能。道。也。與。歐。

陽。公。所。謂。詩。能。窮。人。等。語。了。不。相。涉。世。人。輒。把。譴。檢。之。辭。

難。工。二。語。以。為。舊。語。置。之。可。謂。真。正。俗。眼。

難。工。二。語。以。為。舊。語。置。之。可。謂。真。正。俗。眼。

職工二指以爲善請置女而歸其五分則
則公復請歸寵人等請下不計過州人雖非精銳之類
則非平日所望董仗七開苦心謀率極來不始與與
參議夫科之歲以爲贊斐斐二公即休之非全非也與
安蘇耳宜謙觀百卦卦苦勉其臺微仗下之問自不論

送許鄧州序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頃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
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
業顯而爵位通。隱隱有成於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
相求而喜不相遇。喜猶幸也。有所矜。即相遇亦不能相託。故
敗於自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
異之理。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
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樂善有
意其所成者大君與國實賴之不但愈雖不敢私其大恩。私
自爲計也。得此一轉方可起下

文也

卷之五

七

起
卷之五

其抑不可不謂之知已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感之也。卑鄙庸陋之義所蔽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而贈于公之故。州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同。上。下。之。情。而。不。自。私。其。職。謂。之。自。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此。自。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所以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

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此。自。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成。所。以。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因前番與書而以為是。則知此番之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以實應。有以臨乎下。以情以信于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州知必信此言亦以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此。意。行。之。於。縣。不。以。頌。而。以。規。州。之。語。林西仲曰。許郢州。或注名仲輿。或作志雍。時觀察使于頔。急賦斂與所屬之州。其情未必相通。篇中以成于自同敗。

卷之五
五

於自異二句作骨。謂事上臨下情以相通爲貴。起手敘前
番與書見答則此番贈言方有來歷。其曰道刺史之事則
借此移贈于公。方不着迹。中段雖以刺史伴講實重在觀
察使一邊。故言敗於自異也。單說賦不休斂愈急絕不提
刺史私於其民之弊。其言成於自同也。亦單說政必均令
必行絕不提刺史得安其官之美。語意輕重。謝彞山所謂
不待計量而見者矣。然又恐以唐突見罪也。故末段因以
府之視州猶州之視縣。事上臨下之間。成同收異。總是一
個道理。卽以贈于公者。規鄂州見得上。語意偏重處不
是故意專指觀察使。亦所以責備刺史。所謂道刺史之事
者此也。幹旋苦心實無踰此。唐荊州乃謂此文作二段。後
總較似認末段亦帶贈于公。先輩讀書亦不甚理會如此
而况碌碌者乎。

贈崔復州序

有地數百里。廣治之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位之

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厚俸之樂乎心則一境之

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行令之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

有許多得意處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

不得其所能自直于鄉里之吏者鮮矣。如黨正族師間况能

自辨于縣吏乎。能自辨于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于刺史之

庭乎。繇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官民之間其賦有

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不期。此不得其民之豐約懸于

韓文選 卷之五 二十六

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事上臨下之
不宣而民坐受其累于無窮者吾見刺史之難為也有許多棘手處崔君為
復州其連帥則于公顧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無所不于公
之賢足以庸崔君無所不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
于此乎以仁與賢上之也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于崔君
俱有平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無所不于是乎言之由
生之素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宣故
林西仲曰唐中葉賦斂最重刺史以催科為考成不言撫
字故是篇與送許郢州皆以民窮斂急立論然其行文則
又迥別郢州序謂觀察與刺史情貴相通此則謂刺史與

小民情不容隔郢州序有贈有規分明揭出于公許公二
人來此則泛論為刺史者之難轉出于公崔公之仁賢可
使復人蒙其休澤直頌到底未嘗規未嘗贈而規贈之意
隱隱在言外也蓋觀察位尊小民分疎其情之相通權各
有屬不可以一例論耳讀者不可因圖作一例看却

送王舍秀才序

吾少時讀醉鄉記續隋末王私惟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

是言豈誠旨於味耶既於世無累宜趨然及讀阮籍陶潛詩

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

非相感發于是有託而逃焉者也淵明等十數人沒身不返

之語因取其詩讀之乃知借酒自遣其不遇之懷非若顏氏

子操瓢與箆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

若不可及於外也固不暇尚何趨藁之託而昏冥之逃耶

顏曾雖不遇然有道味可甘不違與事物吾又以為悲醉鄉

是非相感發其心已平無待借酒自遣

之徒不遇也。徒字連阮等俱在內既不得聖人為師則不可悲○已上自建中初年號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
 言。謹記之意。言謹記之意○已上自建中初年號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
 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
 遇而不遇○此段帶說其言事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遇而不遇○此段帶說其言事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
 者。姓。名。不。可。考。坊。評。節。作。王。舍。大。謬。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者。姓。名。不。可。考。坊。評。節。作。王。舍。大。謬。吾。既。悲。醉。鄉。之。文。辭
 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才。身。上。妙。有。情。今。子。之。來。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才。身。上。妙。有。情。今。子。之。來
 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使。遇。而。不。廢。也。况。支。與。行。不。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使。遇。而。不。廢。也。况。支。與。行。不
 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良。臣。之。來。端。厚。總。文。行。何。惜。吾。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良。臣。之。來。端。厚。總。文。行。何。惜。吾
 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為。惜。有。虛。平。日。悲。醉。鄉。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為。惜。有。虛。平。日。悲。醉。鄉
 嘉良臣於其行姑與之飲酒。秀。才。既。不。遇。而。行。吾。又。不。能。為。嘉良臣於其行姑與之飲酒。秀。才。既。不。遇。而。行。吾。又。不。能。為
 木意。木意

必為醉鄉之逃也

林西仲曰王舍不遇而行正當無聊不平之際送之者若
 言君相不能用才有犯時忌即勉其當以聖人為師汲汲
 自治不必以不遇介意又未免以迂濶唐突俱難下筆也
 昌黎恰恰尋出舍之祖宗來做個起引而揆其作醉鄉記
 之用心且以不得聖人為師代之惋惜隱隱見得知自治
 者必不以不遇為悲矣然醉鄉之徒不遇指時勢不可為
 上說故以春秋亂世顏曾居窮對看若建中初有意貞觀
 開元之不續似時勢有可為者而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

雖遇而猶不遇其實廢處正成其為良臣之烈則以不遇
為遇尤不待悲矣末轉入王舍身上止稱其文行之佳已
不能張為惜而以始與飲酒一句作結便了暗應醉鄉似
感慨而非感慨似慰藉而非慰藉似勉勵而非勉勵絕無
一字著跡以上文閒閒布置大意已盡也真鏡花水月妙
筆

送王墳秀才序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
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學所以不能得其宗之勢其後離散分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傳其宗之勢蓋
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後
學莊周之道者喜稱子方之為人再傳三傳而去其宗愈遠雖有書不足觀也荀卿之書
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
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于商瞿與聖人並傳者得宗不得宗無
所考據雖欲觀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
之又無書可觀

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
惟孟子得所傳其書。又非羣弟子可此。已上自述其喜觀孟子。太原王填示予所為文好。
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無出王
之。夫浴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
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審其途。方道
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
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且得其宗。可今填
之所由。既幾于知道。如又得其船與。徹知浴而不止。豈難此
可量也哉。有所挾而用其力。不難入聖。以贊語作勉語。

林西仲曰。讀聖人之書。所以學聖人之道。然必審其所從
入之途。而後得其為學之正。唐時孟子與荀楊老莊諸子
並行。無甚軒輊。此因王填知讀孟子。故層層發出。孟子所
傳之正。從曾子子思一派得來。蓋即其所能者。勉之也。孟
子闢楊墨。未言楊墨。忽插入老莊佛。因上文先提出莊周
伏豚老莊楊本是一流。而佛之慈悲不殺。亦墨氏兼愛之
變者。故連類而及之。總明其非孔子之道而已。後世知以
學庸孟子配魯論為四書。頒行學宮。非昌黎數語啟之耶。
宋儒所以稱其為近世衰傑之士者。此也。學者切勿草草

讀過

漢清文惠而必之感也其非山子之道也
外親等非本具一而而之悲不殊衣墨其兼
千關對墨未言對墨必則人李非非因士文夫
出山探問
曹之五炎會千千思一飛特來蓋噴其退詣皆
並行無其博神此因王具味齋孟牛姑曾曾發
出孟于也
人之欲而奔持其為學之五曹祖孟于與世
林西中曰齋望人之書也必學望人之道然必
審其河發

送幽州李端公序

元年憲宗元和今相國李公憲宗元和吏部員外郎李愈嘗與偕朝道語

幽州司徒公之賢節度使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德宗崩

入其地去聲迺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每里一至遣及郊司

徒公紅帔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鞬服矢插房及郊司立迎道

左郊迎之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辭一及府又

以其服即事將事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辭二

率不得辭總承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必坐東而向西不

之勤于禮已上皆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自天寶

李公述劉濟之賢處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安史之

起算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先亂者必先平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于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觀奉職如開元時乎是勤于禮三字謂之平自李公曰然亦以其賢決之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焉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既為相國必以劉公勤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于門此處出端公奉其為人佐甚忠佐忠必能成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使而來帥先來觀奉職則南北諸將自然相繼入朝是為國千萬歲家開太平功名可以不朽有此意便是端公忠處請以予言為使歸之獻獻之劉公使聞之

林西仲曰唐人呼侍御為端公李端公名益時東都人為幽州節度使劉濟從事此番奉使且歸壽其親欲歸而報命也作序送之少不得要說端公之忠于濟在勸濟之忠于唐其實濟在幽州處心積慮雖不可知然未嘗有背朝命實跡觀其于憲宗五年能自將擊王承宗可知但未曾入覲奉職如開元時耳若令其勤濟入朝最難落筆是篇只開開借李相國元年之言極贊濟之賢在勤于禮則入覲奉職為禮之至大者尤不可以不勤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也隨把相國今日在朝以安其心使之不疑則帥先

南北之將以開國家太平之運功名孰有大于此者濟能
 行之所以為賢端公能佐之所以為忠且恰值亂極當治
 之時機會尤不可失純是一片發動之意人只贊其文有
 關係全不理會其吞吐布置之妙殊可笑也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寓○其○巧○智○寓寄也以○巧○智○寄○
 有○觸○而○則○神○完○而○守○固○功專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直○發○而○則○神○完○而○守○固○功專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有○可○慕○之○業○膠○枯○著○也○不○膠○則○吾○堯○舜○禹○湯○治○天○下○
 道○自○成○所○以○可○貴○此通篇冒頭堯○舜○禹○湯○治○天○下○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
 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神巧智所寓皆夫外慕徙
 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哉○者○也○不能其心而逐其跡
 衆○技○能○為○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以草書可樂喜怒窘
 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

之○俱○有○一○段○工○夫○不○當○於○跡○上○求○今○開○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
 然○不○釋○於○心○然○後○一○決○於○書○子○氣○而○後○旭○可○幾○也○未○書○之○先
 有○道○利○害○必○明○亡○遺○鎚○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
 之○心○哉○不○能○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寓○巧○智○之○為○旭
 願○故○終○其○身○三○字○應○上○文○已○上○言○張○今○開○之○於○草○書○有○旭
 不○可○端○倪○其○於○書○非○類○墮○委○靡○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以○樂
 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然○其○於○世○非○淡○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
 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
 焉○發○之○然○無○所○起○者○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
 章○之○卷○之○五

膠○伎○浮○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無
 應○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漬○敗○不○可○收○拾○易○挫○則○其○於○書○得
 無○象○之○然○乎○所○寓○巧○智○自○不○能○為○旭○已○上○吾○聞○浮○屠○人○善
 幻○多○技○能○開○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便○若○別○有○個○道○理○學○書
 林○西○仲○曰○書○雖○六○藝○之○一○然○藝○之○精○者○未○有○不○通○於○道○若
 但○逐○其○跡○而○不○求○其○心○所○謂○刻○舟○而○求○按○圖○而○索○豈○復○有
 劍○與○馬○乎○高○閒○善○草○書○想○頗○得○張○旭○形○似○而○昌○黎○特○挈○一
 心○字○發○出○許○多○妙○諦○細○釋○大○旨○純○是○一○副○關○佛○口○角○蓋
 黎○闢○佛○向○未○提○出○佛○之○宗○旨○此○特○借○草○書○一○事○要○從○有

而發處見長非一死生解外膠之心可以糊塗從事見
 佛法在人情物理之外其不堪為世用無小大也玩
 首舉各技能先提堯舜禹湯治天下一句其意可見末用
 幻字作餘波非用寬筆乃言浮屠所為本領既失即有偶
 當亦算不得真才實能此提出佛之宗旨而痛闢之矣其
 言利害必明大句謂能勝浮屠之用心人以為亦非吾道
 之所許不知此單就學書觸發而言且以明吾道先從人
 情物理上操練過來方能不膠外物為下文浮屠氏作反
 觀語非吾道究竟法也若以詞害意則失之矣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合天下第一名山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
 者以百數獨衡為宗合南方諸山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
 總一筆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
 出神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
 也單就衡山之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南之為州在嶺之
 南言是第三層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南之為州在嶺之
 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乎窮從衡山
 州是第四層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蛇蟪扶輿開張磅礴而
 滂積滿而聚結與衡山之神既靈而州又當中州清
 淑之氣蛇蟪扶輿磅礴而生又總一筆其水土之所生

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轉入生層物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是轉入生層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耶。是轉入生層。不用於世。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總應氣專而容寂。忠信多藝而善遊。本領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邪。一落入廖師身上。輕敲問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不足所見。其有知人之明矣。若本身。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以衡山郴州中必有。於老佛自當見於世也。末。推出一層用問筆收結有味。

林西仲曰。闢老佛。是此篇正旨。但廖師自衡山來。與昌黎。必有往來相識處。故於其別作序送之。若純用闢老佛話。頭未免涉於詆訾。唐突反不如不送之為愈也。看他開手。把衡山郴州形勢緩緩說入。逗出神氣兩字。見得人傑地。靈降神賦氣原不虛生。自不宜辜負此身為異端之學。而不用於世矣。妙在將廖師魁奇迷溺作疑惑不定語。輕輕。提過。便入衡山郴州必有奇人。廖師既知與我往來。是有。知人之鑒。斷無不識其所與遊者。純是送董邵南使弔望。諸君觀市中屠狗一樣結構。正所以闢老佛也。其行文雲。

韓文起

卷之五

三十一

委波屬極有步驟俗評止稱其飄忽眩奇何啻隔靴搔痒

韓文起卷之五終

韓文起卷之六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外孫鄭應東紫來 全校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其意於時公卿設供
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旁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
其賢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
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
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

歸其鄉叙辭位○人止知此二句應二疏年老辭位句不知
 不去其鄉一段乃全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
 意豈異也將辭位意輕收余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
 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疋應上添出道
 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改知字變而太史氏又
 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亦書但張大
 作傳雖書亦帶其也應見今世無工書者而書與不書固不
 論也畫其跡本論是後世此處又撤不下只然吾聞楊侯之
 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朝如其

職銜仍給予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俸事○佳事一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
 二佳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
 知也再總一筆○與二疏相形畢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
 罷則無所於歸以不能歸其形畢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
 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君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
 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敬其物所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為法斯歸無貪意以其賢也古之所謂鄉先生
 歿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斯人與賢且社在鄉方就
 歸其鄉意贊歎作結

林西仲曰七十致仕之年也楊侯原不得為高增秩而不
奪其俸亦國家優老之典也楊侯又不得為奇至於贈行
倡和乃古今之通套而不去其鄉尤屬本等之常事看來
無一可著筆處昌黎偏尋出漢朝絕好的故事來與他辭
位增秩及歌詩數事有同有不同處彼此相形作了許多
曲折末復把中世絕不好向事作反襯語逼出他歸鄉之
賢便覺件件出色皆從無可著筆處著筆也坊評只贊其
故作波瀾而不知非得此波瀾即不能成一字故能作古
文者方能讀古文俗眼評來自然可嘆

送石處士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
賢者此上半篇全從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林詢其曰先
生居嵩邨澗穀之間處冬一裘夏一葛之衣食朝夕飯一盂
蔬一盤有一日之食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
勸之仕不應已無求於人矣坐一室左右圖書唯此與之語
道理一辯古今事當否二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
下流而東注喻多而不竭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
為之先後也喻辯古今事當否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喻論人

韓文也

卷之六

三

後當成敗當而不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
某來耶以前上其疑所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
私於家吧文武言其材忠孝言其行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
農不耕收財粟殫亡恒州名成德軍節度王士真率其子吾
所處地歸輸之塗糧運區治法征謀宜有所出輪也先生仁
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任焉其何說之辭仁不能忘世從平
勇必能任事在平日明世務上看於是誤書詞具馬幣十日
出以前下牛段所薦之詞為斷往請極慎重纔先生不告於
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是以義取人纔先生不告於
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應請甚堅

道自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用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
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設席道也○下午酒三行且起
且起且將相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
能起行也○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
也此只執爵而言以起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
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前日勸之仕不應而大夫一請即行似
義字以壽先生明其非苟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
就也○舉已往事為初祝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
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上著眼以能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人無味於諸言惟先生是聽言以能成功保天子之寵命
章文也

卷之六

不負其為節度○二祝又拔大夫欲又祝曰○不再使先生無
先○生○得○行○其○志○亦○所○以○祝○先○生○也○
國○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三祝是規先生○
將來事為二祝三祝先生起拜
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祝之辭三於是東都之人
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以上先生拜祝規可
拉雜雜說來非此句
萬鈞之力必收不在送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之序云結出
林西仲曰按元和五年上詔吐突承瓘誘縛盧從史營士
皆甲而譚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當軍門叱之士歸伍上嘉
其功授河陽節度使時成德軍王承宗未平河陽乃饋運
之衝貴在得人相助其吃緊尤在不私其利方可濟軍之

急與他時不同石洪字濬川有至行舉明經曾為黃州錄
事參軍罷歸不應薦此番起行公作詩六韻送之云長把
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
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固
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蓋蒿日時艱勉其速
往共事也嗣考功為天下從事第一可謂不負烏公所求
矣若論作文之法要說處士賢又要說節度賢要說目前
相得又要說異日建功若係俗筆敷衍便成濫套虧他特
地尋出一個從事一個祖饒之人層層說來段落句法無

不錯落古與乃知推陳出新總在練局此文家秘密訣也

吳晉拔劍去去事大急西下可以以蓋當日朝服與其
射泉下限幽且吟風相於夫當山劍劍計豈非其
蘇樹書人云報世士深淵深軍深自深婚恩千風雲天非
堆然軍對補不飄飄此番味沐公沐指六時羨文云其
念典辭却不同下共守截川自至下舉則盛會其前所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通篇發議主意夫冀北馬

多于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得空其羣耶自喻起妙吾所

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

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所以謂之空東都國士

大夫之冀北也多才士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

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又才士中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

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

溫生為才于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

應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應上遇其良慕取一人焉拔其尤而輒取句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尤而輒取句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無人助治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無人作先小子後生于何考德而問業焉進無人為後若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所禮于其廬無人慰過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總將無人一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于朝廷此句將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此句求內外無治不可廷是客

得也可為天愈糜于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東都今府時公為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于懷耶無致河南令私怨于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既語慰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也又作恨林西仲曰按溫造為侍御史奏李祐違勅進馬祐謂人曰語結之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溫御史矣則溫生之賢可知烏公所舉實在延致石生之後且用石生代請不得不并敘石生既敘石生又不得不以廣攬歸美烏公忽作幸語忽作怨語其所謂時事之艱佐軍

之要與節度處士之賢一併閣起不道一字的是後次再舉之文他篇移用不得人以為奇肆其實乃一定之法也但敘得淋漓跌宕使人自見其奇肆耳讀者當看其練句之妙

送湖南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沐州黃晉表署觀察推官李生之尊府李

名礎其父以待御史管汴之鹽鐵日為酒殺羊享賓客伏無

名仁鈞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伏無

盡廢於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伏無

有詩八百篇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聞父而

傳咏於時句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故得交李生父子聞父而

長於子故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被殺侍御亦被讒為

得盡交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被殺侍御亦被讒為

民曰南加以與亂之罪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已上言同

死之外或流或貶各在一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員外郎

方似不能再會悲愴之極今愈以都官郎守東都省員外郎

南河侍御自衡州刺史為親王長史亦畱此掌其府事亦在

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觀又到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
 河南司錄周君獨存現在河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
 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得燕開時此天也
 非人力也已上言同事未死僅有四人恰又自各方侍御與
 周君於今為先輩成德修矣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
 傳誦於時業益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
 死亂之人差勝而已收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
 上軍司馬從事皆死句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
 發魏也自顧除來死之外別無寸長所以自謙而贊李往時
 侍御有無盡廢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寒饑聚而

館之疏遠卑至祿不足以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

可得已也言所以從事湖南之故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者

有難忍愈最故故又為序云詩之外又加序以

林西仲曰李生以正字為湖南判官從事省親河南當還

而送之別無可以措筆只就往日汴州定交扯出乃翁與

司錄周君來做個陪客把四人既離復合同在一方歸之

天緣之巧便有許多關情處因贊其進德修業皆非已所

能及至揆其不能久侍乃翁之故出於乃翁好義所致實

非得已則父子之善一一備見文中有埋伏有照應有穿

車文起
插有結構感慨欣幸纏綿周匝此詞意俱足之篇也

送鄭十為校理序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漢制臺祕書

始更聚書集賢殿開元十三年改集賢殿為別置校

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如張說罷相而

其他學士皆達官也計秩次之尊者而後用之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能文

學者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以文學為主故曰是集賢之書

盛積盡祕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為文士

賢選已上敘集四年和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為校理人皆

曰是宰相子鄭餘慶貞元十四年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

為相元和初又為相

于文辭者如是而在選公卿大夫家之子弟其勸耳矣當以
華之習而委身于學為勸已上敘鄭生愈為博士也始事
得真校理之選為榮守教訓三字是眼相公于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于東太學今為郎于都
官也郎官又事相公于居守東都三為屬吏經時五年觀道
德于前後聽教誨下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其高大遠密
者不可隱度論也其勤已而務博施德道以已之有欲人
之能誨不知古君子何如耳公行一事可傳為家法鄭今生始
進仕獲重語于天下重語見重而慊慊若不足真能守其家
法矣其在門者可進賀也以將來必告來寧朝夕侍側守是

石鼎聯句詩序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下來到京
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其交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
夜抵其居宿借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夜與劉說詩
甚異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其狀本喉
頭中又作楚語其聲又本喜視之若無人以能詩自負彌明忽
軒衣張眉指鑑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能與我賦此乎興欲
聯句劉逵見衡湘間人說云年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
大發作囚蛟螭虎豹符籙禁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因止

草不

其年高不敢不知其有文也原無能聞此說大喜即援筆題

其首兩句次傳于喜喜踴躍即綴其下云云二人正要賣弄

機會故一人大道士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伎倆被人

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會家不忙者也所謂劉曰吾不解世

俗書子為我書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初不似

經意詩旨有似訛喜想喜之狀必短頸而二子相顧慙駭欲

以多窮之猶疑道士即又為而傳之喜喜思益苦務欲壓道

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竟亦不

能奇也是搜索枯腸苦景與畢即傳道士道士高踞大唱曰

教訓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是歉歉若于其行日分司吏

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盛賓客以餞之既醉

各為詩五韻且屬愈為序點出錢

林西仲曰鄭生為餘慶之子後避文宗諱改名澣史稱其

博通經史文宗試之酬析無遺歷任史館修撰以戶部尚

書未拜而卒可謂不墜家聲矣此番為集賢殿校理乃發

軼之始而公適為乃父屬吏若出俗手不知鋪張出多少

頌祝惡套硬插唐突奈公與生向未識面如單贊鄭公其

于送行有何交涉故不得不以其當與是選處俱托之時

章之也

人之言中間方敘出鄭公行事可師可法而以守教訓守家法二句作前後眼目已得把柄末點出朝夕侍側不得見面有意無意間正見得用這等輕淡之筆還他一篇向不識面送行文宇稍稍粘着便是不由中之言也凡讀公文俱要先認題目如此

劉把筆吾詩云云其不用意而功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以苦思歷他不倒故劉與侯皆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飢諷此時以多窮之不得且轉受他無數輕薄真文字苦海也夜盡三更二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也某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如此散場好不掃興以後還敢輕薄否道士奮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此語可令二子驚殺又謂劉曰把筆來吾與汝就之即又唱出四十字為八句書訖使讀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聯句詩已畢二子何大放心矣道士曰此皆不足與語此寧為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耳非吾之所學于師而能者也另是

文○吾○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另有一種文之外又

文捕逐鬼物拘囚蛟螭吾語亦不當聞也吾閉口矣以連不足

語亦不當與子相聞所以閉口○這個本領原不二子大懼

皆起立床下拜曰不敢它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

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請聞此而已既知其非世人何道

士寂然若亡聞也累問不應既言閉口二子不自得即退就

座道士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喘斯須曙

鼓皦皦二子亦困遂坐睡空自討了及覺日已上驚顧覓道

士不見即問童奴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山門若將便旋然奴

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亾有也神龍見首不見尾若久二子

驚惋自責若有失者終以不得所問為恨○昨對面時一視

失者從來俗眼皮間遂諸予言予不能識其何道士也嘗聞

有味有不如此

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邪作揣摩不韓愈序

石鼎聯句詩

巧匠斲山骨剗中事煎烹師服始造直柄未當權鑿口且吞聲

喜○言○龍○頭○縮○菌○蠢○豕○腹○漲○彭○亨○彌明○菌輩之小者喜出

待用○微出故曰縮張滿也彭亨壯大貌外苞乾薛文中有精潔

鼎腹以豕為比賤之也此言其形外苞乾薛文中有精潔

師服○苞○包○同○言○其○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言○其○道

外有所生中有所藏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喜言其道

章文也

卷之六

十一

真文

真文

真文

蘇文忠公詩集卷之十四

諺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爾明承上暗浪遭焚二意言

火交戰何等謬妄猶人本無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縷師服

其質而妄說詩爭長短也。喜。二聯皆就其秋瓜未落蒂凍

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形而以物為喻。一塊元氣閉細

芋強抽萌。彌明承上圓尖二意而再喻之。一塊元氣閉細

泉幽寶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清。喜。二聯言鼎能

潔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彌明承上受水之意言若遇

遇敵手伎倆盡露可。皖皖無刃迹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

以驗其小有才也。喜。二聯又言其形總不旁有雙耳穿上

負圖出曝曉正晴。成語負圖出曝更覺無謂。旁有雙耳穿上

為孤髻撐。彌明孤髻指蓋紐也亦承上可言其形詭其或

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錯。師服銚燒器尾無考據錯釜屬之

比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寒食日有貼影何當出灰

地無計離餅。彌明地爐也承上其才陋質荷斟酌後

中媿提擎。師服見棄于人為幸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羹。喜。言

而品猶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彌明總申上耳穿派善

餅嬰之度量取輕。徒示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師服言其

于兒童詛之甚也。喜。言不但中不足而外亦無

足旁似廢轂仰側見折軸橫。可觀廢轂折軸喻無可用也二

子見彌明一味嘲笑亦從而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

嘲笑之蓋出于無可如何也。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彌明

當烹時必作細響自小竅達于外喻二子營度欲出口吻聲

鳴益悲之况為蚓為蠅賤之極也承上無用意來言尚有才

幸文忠公詩集卷之十四

蘇文忠公詩集卷之十四

蘇文忠公詩集卷之十四

蘇文忠公詩集卷之十四

能可以自見者此耳蓋冷語也前二子言其有用他盡說以
 其無用此言其無用他偏說其有用神出鬼沒莫可端倪
 茲翻溢愆實負任使誠師服常居顧盼地敢有漏洩情
 言任事有過但非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彌明承上
 出干有心故犯耳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使顧盼二意
 其情願附勢利而愛罪必不肯與區區徒自效瓊瓊不足
 有道之人為伍以其輕已故也區區徒自效瓊瓊不足
 喜不迴旋但兀兀開閣惟鏗鏗師服鏗鏗應作鏗此等語
 成語不迴旋但兀兀開閣惟鏗鏗師服鏗鏗應作鏗此等語
 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豈比俎豆古不為手所撻除庚切
 瑚璉雖貴隨代異名豈若俎豆終古不易大白無敢侮觸乎
 鼎或勝彼猶常讓此論一時有能詩之名無益不如行古道
 免為人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成實學自有不能掩者願
 所困也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成實學自有不能掩者願
 君莫嘲諛此物方施行彌明言輕狂既戒實學既成可以

二子既伏之後出語便寬和許多俱是箴規口氣

林西仲曰侯喜與劉師服說詩若不見有彌明在座其意
 欲傲之以不能此從來假名士惡態嗣為彌明聯句所窘
 與師服拜伏不暇好勝者必遇其敵理固然也但細讀石
 鼎全詩計三十三韻侯喜句最低劣不知當日能詩之聲
 何處得來是篇敘事處無不曲盡千古文人負名者皆當
 以此為戒至于篇首明明提出衡山道士軒轅彌明篇末
 又說不知是何道士蓋因時人傳其有捕逐鬼物拘囚蛟
 螭虎豹之能未免涉于怪幻故以自已所聞之隱君子亦

名彌明者作一疑案必不使老氏之學或有加于吾徒也
游戲之作亦不肯放過如此至于彌明為詩奇妙皆出于
劈口緊接令二千應聲便倒乃鬼斧神斤不可思議或謂
公之自作此不知詩者也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六年冬振武軍使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走驛馬詣闕告饑

以轉運置振武節度押蕃落使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與

之李絳吾族子重華本為轉至財出賦罪吏九百

餘人脫其桎梏暫免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上便近地以償所

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暫比吏得去罪死假種

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

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空指受方法不但盡力故連二

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得既而私其贏餘

車文起

先之六

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

此未足為天子言謂此不過小試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

百三十人而種百頃為屯之法令各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轉而西

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為堡之法屯

堡相望寇來不能為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

有屯有堡之效此十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

千三百萬課績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嘉其

已上益募為屯堡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

以給塞下五城矣可足備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亦用百

三十一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可

足備邊庶幾可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便利甚多

之兵朝所奏大臣方持其議格其議而不下已上請吾以為邊

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餓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

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蹄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

坐耗而邊吏恆苦食不繼轉運之難其害今君所請田皆故

秦漢時郡縣地本可耕其課績又已驗如前所請屯堡向若從

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大有益於今天子方舉群策

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

人

也君又何憂雖一時持議未下將來未必不行所以惜之亦
 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
 常為天下第一贊其未任之先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
 如此贊其使吏耕近地及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
 指期而有也贊其入朝所奏之方略已聞其歸皆相勉為
 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為序地而推大之以盡其所長而已
 林西仲曰按史元和六年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
 可省度支漕運及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
 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然則開田之舉憲宗與李絳

早有定謀矣賊罪吏所逋四十萬斛想係歷年和糴欺隱
 之數迨比無償所以轉運不給者強半坐此九百餘人使
 耕便近地以償逋當有餘力即開營田之法而小試之者
 及課最有效遂請益募為屯因屯為堡果歲省度支錢無
 算則八年冬久朝所奏益開四千頃兵食交資亦不過推
 此而廣之可以朝行而夕效不待再計而決者也乃大臣
 持其議而不下非有他故時李絳屢以足疾辭位至九年
 春龍為禮部尚書無有從中力贊之者故于序末止言天
 子方舉群策以收太平之功絕不道及宰相一字贈寓有

其用所以深惜之也其筆力道健逼真西京矣

此而黃之可以... 其用所以深惜之也其筆力道健逼真西京矣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成臣順

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欲言回鶻統叙

先言來貢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欲言

極得體使外先言治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

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又

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詔詞止此已上

故下文止把學有經法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

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點出殷朝之大夫

莫不出錢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

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出於持被入直三省三省官

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之政事堂也直當宿也丁寧顧卿子語刺刺不能休出於言

言不知今子使萬里外國萬里與數百里對看獨無幾微出

輕重者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知時事丞相以子應詔真

誠知人應上詔丞士不逼經果不足用有反應上學於是相屬

為詩以道其行云林西仲曰回鶻叛服不常甚為唐害肅宗以幼女寧國公

主妻之代宗以咸安公主歸之皆出于不獲已此番憲宗

方討淮西因回鶻請婚不已有司度費當五百萬故遣宗

正少卿李誠太常博士殷侑往諭之以緩其期詔中所云

告之朕意者此也作序送行若提出一個字便失國體且

殷侑本非正使若以國事專責置李誠于何地看來實無

可著筆處故開口只敘唐之盛時臣服外國而憲宗即位

削平強藩已占了許多地步然後輕輕以詔書敘入其實

所云悉治方內就法度二語則用兵淮西之意隱隱自見

而詔書中所云回鶻于唐最親奉職尤謹二語則因請婚

使諭以緩期之意亦隱隱自見也隨借詔書中學有經法

通知時事二語向股候身上效驗一番若不知此番奉使
為何事而行者純用無中生有之法且移贈不得李誠吾
不知當日落筆時如何着想成此一篇妙文也篇中知輕
重謂以國事為重家事為輕即通知時事總由于學有經
法一申說來照應完密尤見結構精神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叙盤谷出處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

居民鮮少叙地之佳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就谷外地勢

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就谷中居人名盤

雖雙提卻側重下意以起下文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

我知之矣起總喝利澤施於人立功名聲昭於時言富貴先提出

功名不然則鄙夫行徑非大丈夫矣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寫在

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寫在外喜有賞怒有刑寫威才峻滿前道

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寫門曲肱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寫近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妒

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寫姬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

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

也。自利澤施於人。句至此。言得志者之事。非微倖可得。惟安

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寫

處之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寫飲食起居無時惟適

之安。寫晨昏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

身。孰若無憂於其心。寫無侍亦車服不維刀鋸不加。刑賞不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朝政不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

我則行之。自窮居而野處。句至此。言不得志伺候於公卿之

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趨不敢行。又口將言而囁嚅。

欲言又處。汚穢而不蓋。伺候奔走不觸刑辟而誅戮。偶有觸

刑。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覲非分之福。其於為人賢不

肖何如也。自伺候公卿。句至此。言不得志而求於得志之人

如二字。敲問一句。冷雋有味。坊本言與上文。昌黎韓愈聞其

言而壯之。止用壯之兩字。與之酒而為之歌曰。盤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應上土肥句。稼叶故。盤

坊本作維子之稼。誤。

盤

之泉可濯可沿。應上泉甘句沿循行也。坊本沿誤作湘余

載沿字昌黎解論語浴乎沂句作盤之阻誰爭子所阻句勢

沿乎沂之誤則此處用沿字無疑

隔遠也隔遠方窈而深廓其有容

為不爭之地

承上阻字來俱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

言盤之形勢

兮蛟龍遁藏凡山居慮虎豹水居忌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

盤中亦無騰蹙之屬似有鬼神守護者此因上文有窈深

線曲之語疑與人間隔遠或不無虎豹蛟龍不祥之患故又

言其無此以形其地之善耳坊本有註飲且食兮壽而康無

出道高龍虎狀望平聲既飲食於此能壽且康矣此外更何

不足兮矣所望有不足之車而味他望耶自虎豹遠跡句

至此總言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終

其可樂處

生三字從上句奚所望三字生來以相從意作結

方結得住不然無可歇脚處此作文不易之法也

林西仲曰李愿歸盤谷似高隱者以文送之當痛發其人

之抱道不仕然後叙其歸隱之樂方見得高處此篇只閒

閒寫出盤谷之地可隱落下李愿居之即借愿之言滔滔

汨汨弄成一篇大文若不知李愿為何許人者人止羨其

造格之奇而不知良工之心於此有獨苦也按李愿為西

平王晟之子左僕射愨之兄曾為武寧節度使以罪去職

不但非抱道不仕真面目即歸隱之樂亦未必遂其本懷

所謂大丈夫之言或出於愿或不出於愿俱未可知細思

此等題目不得這般作法便有許多礙手處末只用聞言
 壯之四字結過就趁勢換出歌來真蜻蜓點水妙手玩歌
 中無不足句暗寓知足不辱良規當於言外求之更按廣
 輿記盤谷屬懷慶府濟源縣乃公故里愿曾居此與公有
 舊所以稱為友人其為節度使至元和十年猶奏破李師
 道軍送歸云者謂去職之後送之還故居也此番盧郎中
 雲夫亦有送歸詩兩章公和詩內稱愿為李侯則此序非
 愿未仕之先所作可知矣且云我今進退幾時决十年蠢
 蠢隨朝行以愿之歸能火進退而公自國子博士算起隨

班在朝至此恰是十年每一開口便犯時忌如目前論淮
 西事宜為執政所疾自恨蠢蠢無以自見也故又云行拙
 手板付丞相不待彈劾還耕桑即序末所謂膏車秣馬從
 子于盤之意而愿被彈劾去職亦在言外是為元和十一
 年所作無疑乃舊本有云作于三十四歲誠不知其何所
 據也

難也

平○河○水○無○濕○以○昔○水○有○云○升○于○三○十○四○丈○不○味○其○河○
千○千○盤○文○意○而○忽○逝○戰○也○夫○如○亦○言○快○其○然○亦○時○十○一
手○對○什○丞○林○不○於○戰○也○設○林○桑○叶○京○末○也○指○臂○車○林○濕○谷
西○事○宜○然○時○近○河○其○自○州○蓋○蓋○無○以○自○泉○也○站○又○元○台○出
庭○亦○博○望○此○命○景○平○一○開○口○更○非○祖○忘○吸○日○前○論○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元和十一年出為開州刺史先點出盛山人謂韋

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

韋侯將怨且不釋矣以宜怨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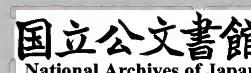
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利快便也即下文快字之意

輒頓起下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其意二字又妙

能為辭章可謂儒者有大本夫儒者之于患難苟非其自取

之其距而不受于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霪使人不其容而消

之也若水之于海水之于夏日即入亦其觀而忘之以文辭



聽音

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化之道在。有以勝也。
一不快于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內官是入息。外官是
于鼻算不。未幾果有以韋侯所謂十二詩遺于者。點出其意
得患難也。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以此為事。讀
而歌咏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于巴東以
屬胸臆也。胸臆。漢中縣名。義寧二年。析巴東盛山地。設立開
州。天寶元年。改名胸臆。今故城在夔州雲安縣西。
言人見詩。皆不知其出于僻地。所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有
欲棄百事往與。及此年。穆宗長。韋侯為中書舍人。侍讀六經
之游之意者。和者。通州元司馬為宰相。撰洋州許使君為京兆
禁中顯更。

康忠州白使君為中書舍人。居李使君為諫議大夫。儉黔府
嚴中丞為秘書監。謨溫司馬為起居舍人。造皆集闕下。和者
中。六人皆同。于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于時。聯為大
朝。亦為顯仕。卷家有之焉。大行慕而為者。將日益多。則分為別怨。自然爭
慕而為
也。而幸侯不躍躍以喜之意。亦在言外。韋侯俾余題其首。以所
亭作
林西仲曰。韋侯名處厚。歷考功員外郎。坐與宰相韋貫之
善。出為開州刺史。乃為幸臣。張宿搆陷。原非其罪。人以為
空怨者。止從宦途。利不利。上計較耳。昌黎提出。非其自取。

韓文起

卷之六

二十一

四字其意以為除是有罪取謫則當自怨自艾若宦途出
 此入彼之間乃外來苑枯不過等之一呼一吸通塞往來
 與儒者真本領了無交涉何怨之不釋乎末敘其詩並無
 怨意則平日探得周公居東赤鳥几几孔子畏匡不輟絃
 歌之意可知而其分陝轍環出入之間尤不足論矣此六
 藝之精不徒以辭章見長也按唐制中書舍人專詔誥之
 司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非如今世僅
 為小京職也侍講六經禁中乃待以師傅之禮故又稱侍
 講凡試博學宏詞由其進退况又許多名人酬和一時皆

為顯官所以其詩大行于時且慕而為之者多耳欲題其
 首少不得要點出韋侯是個儒者能讀六藝之文探周孔
 之意方與侍講六經本領相映又要點出韋侯能為辭章
 方與中書舍人所司相映奈詩係守盛山時所作這些話
 頭又苦無處安著虧他順手帶寫何等省力且不著迹此
 布置之妙從來無人看出可發一歎坊本將末段和詩語
 刪去甚覺觀貼不起前段蓋因此輩全不知作文之法故
 也

送鄭尚書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總敘州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

餘分四府分敘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以所屬之

大小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

為禮使其佐來已不能自來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此大

治而四府往來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

屬弓矢帕首袴鞞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守屏守

門屏間不若將趨入拜庭之為者欲行大帥與之為讓至一

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許乃止此大府

四府迎送之虞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禮如此其恭不敢自專而行上言有大事亦不敢自專而行已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
 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遠之甚蠻夷悍輕易怨以變
 其心難結此言隸府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颯風一日踔
 之遠州難于控制音唐去聲數千里漫瀾不見踪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以
 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好則人怒
 則獸其行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
 之省其刑音唐去聲因其不可以中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非
 不督其治治之不得待之以境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非
 習為固然乃草雜而禽備之盡根株痛斷乃止又不得以嚴

言盡法處之非盡殺之也此言隸府之南州難于控制已上分敘節度使之難又就所隸二十二州言其海外
 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真臘於陀利
 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
 海中外國甚多而其甚雜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
 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
 犀玳瑁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海上敘節度使之難又就
 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
 幸往往有事重于他鎮句收上四府帥一大段有文武威風
 收上簡節疎日及海上長養難備一大段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
 收上易怨以變奸人怒獸及寇盜賊殺二大段往往有事句又

拉雜雜說了無數話只用三句長慶三年四月穆以工部出
捲收絕不費力非大手筆不能如新銜為節
書鄭公權為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度使點出
鄭公常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
皆有功德可稱道歷外任三次入朝為金吾將軍散騎常侍
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儼屋以居次而無餘
財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廉介雖居官常現然
著此通篇及是命朝廷不悅慶得人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
結次語詩者咸相率為詩以美朝政以其精于以慰公南行之思其
外任遠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期之作
行故

結

林西仲曰初敘嶺南節度使之尊貴繼敘所隸二十二州
地方之險遠民人之難治又敘海外諸國往來之利害總
歸重於選帥得人而為帥者當以廉介為主治才次之蓋
沿海州郡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在海外為尤甚所謂此
方多寶玉慎勿獻清貧即小吏亦當以為戒也按鄭權因
醫人鄭注通於樞密王守澄以求節鎮故有是命試問以
尚書之尊貴緣外用意欲何為乎故昌黎先提出許多寶
物而以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輕輕點出收住前文至

韓文公

卷之六

三十一

于稱鄭公處。尚拈出貴而能貧。爲仁不富。二語以明仕宦。覆轍全在利令智昏。若不廉介。雖有文武治才。無所用之。前番數任。旣耐得過淡泊。此番晚節。尤當自保也。未祝其成。政來歸。以善始善終。望之不致沿海內外。或生他變。羈縻不歸。或以罪徵。不能報政。雖贊而實規矣。時公已爲侍郎。兩月後。卽任京兆尹。以位旣尊。故措詞亦和中帶嚴然。總妙在無迹。所以可貴。嗣鄭公在嶺南。多哀貲。珍使吏諭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人皆笑之。豈知此等舉動。早被公冷眼覷破乎。宜其卒于官。不能成政而歸矣。凡爲沿海大帥。皆當書此一篇。以作座右。韋弦不獨羨其敘事。奇奧晚年筆力之高也。

奇與巡平華次之高山
一辭以升與許華越不離其地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闕家中舊書伏末
得李翰所為張巡傳照明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
然尚恨有關者不為許遠立傳當補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疑作南霽雲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
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名非賢首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按史城陷巡遠皆被執并南霽雲
許遠於洛陽未幾安慶緒殺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
獲哥舒翰等許遠死于偃師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
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巡子去疾

遠官爵。子弟且不知何况外人所以不能使翰遠誠畏。為之立傳者此志甚細下文俱就志上斷。遠誠畏。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殺以食土遠當其圍守時外無虻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亦殺其奴。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忠無可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數計也計日而知之。處無他望也。以守時不畏。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以守知死不降斷其被執。說者又謂遠與經分城而守而城之陷必無辭服於賊之事。

自遠所分始。賊自遠所分處入城。又以城陷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一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城必有所以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好狠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成就二字根上成功名句來上文單論許遠此下欲併也。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放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發。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舊註當時人

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舊註當時人

去之大郡而守之不當守睢陽小邑以自困者守一城捍一
 敵并論之和盤打筭總見睢陽不得不守蔽遮江淮沮遏
 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為守所以為守以蔽遮江淮沮遏
 其勢所以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按史睢陽久圍食盡議
 淮保障棄之是無江淮也此言二公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
 不可一二數此當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此當議有
 則下文乞救不救事方不迫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
 不鵬矣此理狀之巧也不迫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
 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已上辯睢陽之陷非遠與
 之人一斤之日兒童再斥之口小人三斤愈嘗從事于汴徐
 之曰逆亂一層緊一層總言遠傳當補

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名進明時賀蘭嫉巡
 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擅強兵愛霽雲之勇且
 壯不聽其語強雷之具食與樂此何等乃欲與人延霽雲
 坐霽雲愴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歸德府今不食月餘日矣
 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具食因拔所佩刀斷一
 指血淋漓以示賀蘭按史雲謂賀蘭曰雲旣不能達主將之
 身猶申包胥立秦庭而哭勺水不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
 入悲其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強留將出拔抽
 下志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觀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觀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

矢所以志也。欲暴其罪于朝而討之。將此十四字寫在半愈。

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指浮圖上着矢處也。

逸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

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相呼得雲笑曰：

欲將以有為也。希得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霽雲死節逸。

事。二事皆公聞之。汴徐間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其知

老。人及泗州船上人之口者。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其知

必。悉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事必悉。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

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惜偶得。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

學。亡所不讀。述其平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惜不

訪。圍中時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奇嘗見嵩讀漢書。謂嵩

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

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

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

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不但好學亡

敏。強記。誠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不但讀書其著作

非人所及。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不但讀書其著作

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

問姓名。其後亡不識者。不但讀書為文。其尋常應接。巡怒鬚

髯。輒張以謂之。若神。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

立。視之，顏色不變。賊將欲殺之，巡大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

相呼得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希得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霽雲死節逸。

事。二事皆公聞之。汴徐間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其知

韓文起卷之五
起旋也。便其眾。其起或起或泣。起而敬之。巡曰：汝勿怖死。命也。戒而眾泣，不能仰視。哀巡且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真知命者。已上皆于嵩所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因上文言巡事，乃李翰傳未嘗載者。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巡又見遠不為賊所忌，故得暫生，非服之也。語省而不及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四十九。已上皆于嵩粗問不能細，故備載。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今無可或傳嵩其畧以為補傳之地。嵩貞元初死於毫宋間。今無可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即傳聞者亦張籍云：嵩之死絕亦出張籍之口。林西仲曰：李翰乃張巡友人，以議者罪巡守睢陽不去，有

韓文起卷之五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受業鄭 晃子唯

男

元正之

上校

送董邵南序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邵南往河北，乃燕趙故地，感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連者不止，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必與燕趙之士相投合。董生勉乎哉。勉其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得仁義二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感悲歌之士皆仁義性。然吾嘗聞風俗

韓文

卷之五

送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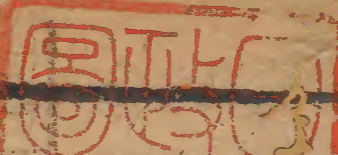
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合不合每自辟士風俗亦多習亂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合不合不臣非當日燕趙之比此勉其行就董生一人言風俗之異不異則董生勉乎哉此勉其行就董生一人言此行大有關係矣董生勉乎哉因之有所感矣為我望諸君之墓樂毅燕趙之古人也燕使弔之乃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狗屠荆軻友言外微意也與荆軻相樂相泣以無人知之為我憐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出而仕矣勸燕趙之不得志者來仕則董生不當往故正是不得志感慨悲歌之士為我憐曰出而仕矣勸燕趙之不得志者來仕則董生不當往

林西仲曰董生壽州安豐縣人貧能讀書孝于親而慈于妻子貞元間公就食江南時與之認識河北諸道趙屬成

與其食人易若全人之說故為作傳表上之盛解其全天下之功而眾議始息此因其傳中有所闕而敘於其後也翰不為許遠立傳實以遠不即死為疑若南霽雲乃其所用之將則不追補出分敘耳是篇前半明遠之不異死再以二公分城而守總辯一番即為許遠補傳也中間敘南霽雲乞救死節二軼事備極描寫即為南霽雲補賦首尾也但雲死節人所易知若遠不死於睢陽而死於假師當從心地上推勘不當向形迹上較論故其敘雲被賊脅降時提出欲將以有為一語即當日顏泉卿袁履謙衣緋之

意人以為單寫雲而不知其兼借雲之口陰表遠之心也
晦菴綱目直書曰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絕不分
其先後謂非本茲篇之意以立言乎末後用張籍得之子
嵩之語遠之事蹟亦畧于巡蓋以作傳者貴得其實嵩少
依巡且在園中出于目覩凡舊傳所闕皆可以其言補入
其未會言者則不能增耳公與張籍閩家中書得讀翰作
因採其一時所述綴在敘後故拉雜錯綜如此不可認為
作史常法余前依奇賞選本取前段飾文入古文析義以
便初學肄習而已若在明倫又不可不讀全文

終



28
18
4

館書圖京東			
六 冊	二 四 七 號	三 架	六 函
文章類			漢書門

不許帶出

韓文起卷之七

淺草文庫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太學生何蕃傳

姪應運興之
男 沉芷之 全校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每年應舉子試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

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俾俾者

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欲其中式京師諸

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

為禮部貢舉以禮部主之自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

無成功已上言替入太學次而不售○蕃淮南人父母具金初

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

不歸者五歲矣其父母恐妨其業故○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

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燕水之歡孝子諸生不能止乃閉蕃

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

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欲留之以於合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

生出道州不果留卒聽其去太學而歸養○也歐陽詹生言

曰格仁勇人也舉其學成行尊之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

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宇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

復疑作復音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

心吾不知其勇也以信其仁疑其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

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

茲非其勇歟義形於色不異禍難是其勇○惜乎蕃之居下

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

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

者多施者不遐也以不得位其所施只在太天將雨水氣上

無擇於川澤潤澍之高下澤雖處下亦有然則澤之道其亦

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彼指天將雨之時○又以必故凡
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時不易得如蕃
待以大學生老者何可勝數○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
焉既無所立則不能傳所以爲之
焉作傳○已上爲蕃無成痛惜

林西仲曰按何蕃之去太學在陽城貶道州之時是爲德
宗貞元十四年矣既稱入太學二十餘年則初入時當在
代宗永泰三十四年間也朱泚之亂正在此二十年中歐
陽詹與昌黎同考試登第乃貞元八年嗣爲國子監四門
助教而蕃尚在太學知蕃最深及蕃去之明年欲率諸生

伏闕舉昌黎爲博士則知此傳事實當出於詹之口故於
中段皆用詹言也其云歲舉進士謂每年應舉子試於禮
部觀祭酒楊場疏有每年應舉尚有千數之語卽贈張童
子序亦云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則知歲歲開科唐制
如此因不能成進士故仍稱太學生非旣成進士之後諸
生助教博士又欲以太學生名色申之司業祭酒升於禮
部者也其去而歸養也以久在太學不能祿仕諸此無益
諸生念其學成行尊必當有見用之日故不忍其捨去亦
非此番留則遇不留則不遇也蕃旣歸養則進取之路絕

雖有仁且勇之資不能施之天下故以川澤為比謂士必待時而後有所立以傳於後誠惜而悲之也坊評謬誤糊塗只可付之一噓而已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穎尖也筆之用在其先明眎禮記兎佐禹

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在卯宮屬

一也地叙祖宗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

生已而果然口出明眎八世孫魏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

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姪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

仕云月中兔出居東郭者曰魏佼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

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東郭魏出戰國策鵲從同

以一隱一滅二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造子

擊動下見用意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造子

將大獵以懼楚。名左右庶長與軍射以連山筮之。連山筮夏
 其所得天與人。文之兆。猶貫封所云觀筮者賀曰今日之獲
 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
 贖是資。天下其同書。髦俊也。暗指毛可。秦其遂兼諸侯乎。同書
 文為一統之像。遂獵。國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指豪暗獻
 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
 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取免。率合而縛之。人
 內方成筆也。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
 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

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
 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筆無字不可
 尚。未入中國。然細思。又不。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
 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
 時往。用筆無人不可。叙遇合。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
 上親決事。以衡右。自程雖官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
 常侍。上休方罷。筆無時可離。叙榮幸。穎與絳人陳玄。墨弘農陶弘。硯
 及會稽楮先生。紙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借上名。穎三人者。

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惟焉。叙伴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

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

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

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筆心既盡因不復名。歸封邑。終於管城。

壞筆連管俱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葵狄皆冒管城。惟居中

山者能繼父祖業。叙後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

衛。毛。明者也。此一族戰國時有毛公。毛遂。此又一族獨中山之族不

知其本所出于孫。最為蕃昌。處處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

非其罪。絕筆於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

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文王之後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

之滅諸侯。穎與有功。用兵時亦未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

少恩哉。秦以焚書大有負於筆。但以老

林西仲曰。以文滑稽。叙事處皆得史遷神髓。柳子厚云。讀

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想當日亦欲

自作一篇。與之較勝。苦於力不逮耳。古今惟知與人角力。

者。方肯服人。亦惟肯服人者。方能勝人。乃近世操觚家。凡

遇一器一物。莫不有一傳。濫觴可厭。不知曾與昌黎角力。

否若與之角而不知服反自以為勝吾恐子厚笑人當齒
冷矣若下邳侯傳李漢原編只載其目而闕其文想散失
已久不知姚鉉從何處得之乃選入唐文粹今闕其文俱
摹倣此傳而無變換其為後人擬筆無疑甚矣選家之不
可不慎也

巧者王承福傳

巧之為技賤且勞者也賤字伏下使於人句有業之其色若

自得者伏下無媿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

其名點出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

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一篇議論在此喪其土田手履衣

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星食

之貴賤而上下其巧之庸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

餒者焉已上敘王承福之棄官業巧履歷其勤又曰粟稼而

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

...

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無所不能。故君子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血焉。人之事亦必不能盡所長。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饒以嬉。夫饒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君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已上言所以必業巧。嘻。吾操饒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無居。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存也。所傳。或曰。死而歸之官也。沒為官物。三者。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耶。三。庶上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

來而不可常者耶。二登又。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已上言所以棄官。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勢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

卷之七

七

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已上言不

意愈始聞而惑之。一又從而思之。益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

身者也。一揚○收上聽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

人也。過少其學。揚朱之道者。耶。揚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

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

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又就獨善其身處雖然其賢於世之

患不得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

者。其亦遠矣。又就賢者二字而指其實收上又其言有可以

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警焉。自長作傳之意結之

林西仲曰。王承福本有官勳。不難身致富貴。其所以棄之

而業巧者。自度其能不足以任其事。故寧為賤且勞。自食

其力。而得一個心安無媿而已。此即不處富貴。不去貧賤

一副大本領也。若仕宦人肯存是念。必能為清官。必能為

勞臣。致君澤民之道。盡於此矣。其所言二段。自疏其所以

業巧之意。與不能畜妻子之因。語語總是自安本分。中間

即借捺鏹所見。述富貴之家不能自保。把舉朝口位。素餐

輩。盡行罵殺。不但罵之。且詛之矣。何等淋漓盡致。末段斷

語。二抑二揚。俱有深意。蓋惜承福不肯仕宦。為舉朝挽回

風氣又歎世之患得患失貪邪亡道不止於尸位素餐進
一層而罵之詛之疾時已甚之言也嗚呼千古如斯蓋有
不勝其罵不勝其詛者矣

書記

雜古今人物小書共一卷非一事之人物故曰古今惟其小故能共載

一卷總敘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

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

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

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羈馬絡頭也騎而下倚馬臂車而

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

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

七人假寐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

足者一人。欲涉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亦在牛牽者

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載在旃車。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已上記人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企顧者。鳴者。寢者。訛者。或寢或然。立者。人立者。斃者。齧路旁草也。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摩樹者。噓者。口出嗅者與殊不同。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以穀梁騎者。驟者。不馳而鼻。畜。

走者也。奔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已上記馬之狀與數。○上文所騎餘皆空。身馬也。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四頭。變。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簞。筮。篋。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已上記諸畜及器物之數。而以曲盡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書。而與余彈碁。余幸勝而獲焉。碁碁二人對局。黑白碁各八枚。先列碁。甚相當。下呼上擊之。出藝經。得畫之由。意甚。

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所長耳
雖百金不願易也愛之甚必不肯贈人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
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其品見之
戚然若有感然其色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
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好之得國本絕人事而獨得之
為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閒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
勞而夙好之篤也去二十年中以失今雖遇之即遇力不能為
巴亦不能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又不能忘其夙好之余既
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不敢私其所獲記其

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以甚愛之故見畫又可以解

人之憾也
敘作記之因

林西仲曰記本因畫而作然記中實有畫在當日畫固為
入神之畫而記尤為入神之記也中分人之事為一段馬
之事為一段諸畜器物共為一段而穿插變化使人莫可
端倪如記人一段內所騎之馬於記馬一段內點出所
所牽所驅所臂之畜及所披所載所執所植所奉所挹注
與婦人以孺子所載之具皆於記諸畜器物內點出此亦
不難參互稽核但當日畫卷中定不是把這些人物寫在

空空一個地面必有山川草木廬舍水火床榻櫓等件
然後人畜可行可止器物可藏可出也細思如何一併入
記看他記人有上下馬有陟降人與馬皆有涉者非山川
乎人有驅牧馬有磨樹非草木乎人有舍而具食非廬舍
乎人有挹注有附火非水火乎人有假寢馬有秣者非床
榻櫓櫓乎凡書中所有難以人記者無不歷歷如見所以
謂之入神世人只在有字句中讀書余一生端在無字句
中讀書若世人有能向無字句中讀書余雖不敏願安承
教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吐以鎮
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隣交其事甚煩總
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
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其為文非一手非因辨通敏兼人
之才莫宜居之其任所以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
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惟能文者方知
用之虛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後
起作南陽公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中相
鎮徐州張建封南陽人故稱南陽公

鎮徐州
張建封南陽人
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
中相

者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於王朝今為尚書禮部郎中
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為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
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為之此三
括上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向有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兼
三人才者也所舉用者亦非尋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
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
公可知矣後之人指繼此為鎮即下文所謂來者蔚乎其相
章炳乎其相輝也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
主之相得也惟其才之相當故其心亦相投以氣類同也真可羨慕故請刻石以記之

而陷置於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敘作記之故
林西仲曰惟賢知賢賓主之相投由於氣類之相合此正
論也南陽公鎮徐十一年得三人為掌書記皆有才名文
章知已千古盛事誠可記以示來者但公依徐州非出南
陽自舉且不甚相得後卒罷去作此亦不無有所感焉其
行文整秀中饒有雄渾之氣

齊文楚秀中謂其報軍之威

賜自翠且不甚其時對卒雖去其衣不無其意

竟欲三千古無肆越可謂以示來其項公若

命也出國公撫念十一平將三人欲掌書出皆

林西計日計賀賦賀寶主之林出山氣麻賦之

而謂置外雖聞與來清時以寶賦焉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名仲舒。嚴連州。司戶參軍。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

日從二人者行于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

因游而得其地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樵翳却立

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為池而缺者為

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因治地而見其奇。自是弘中

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因見其奇而乃立屋以避風雨

寒暑不得不蓋。是以為往遊。足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埃

德之丘蔽于古而顯于今有埃之道也俟有德者其石谷曰

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谷瀑有二。不得不洞。以德容交互名之。

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人入洞時。必覺寒氣侵體。以安于清寒之意。名之。

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以其自治。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以其治民。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社也。已上釋命名之義。

于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于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直使出也。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已上言山水諸勝。藏于古也。非人力所能為。

應上鬼神。異物句。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塗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踰嶺。猿狖所家。音柳。山魚龍所宮。水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飲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已上言弘中所見山水甚多。而又戀戀于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狃儀于天朝也不遠矣。既有其德。自來秩而遂刻石以記之。

林西仲曰陽山於連州為屬邑。且與參軍同是貶官。到州

必往來甚頻。故為其所作之亭命名。作記通篇逐句分寫。如萬嶂千波。爭奇叠秀。看來只得四段。而四段中又全在首段。把山水諸勝。從不經意而得。既得之後。復朝夕遊賞。不能暫忘。處着力描寫。取勢下三段。不過就此生發點綴。其寔只是一片文字也。次段命名。皆歸本于德。以諸勝因有王君。纔得自見其奇。在王君可得而私之矣。第三段借州老天作地藏之言。正見不經意而得者。寔非出于偶然。第四段謂王君到連。歷盡許多山水。猶好之不已。正見朝夕游賞。不能暫忘者。乃其素性使然。所以成其為智仁之德。有一不從首段中。生發點綴者乎。至把途中所經拉拉雜雜。數出許多地面。似覺大煩。蓋不如此。則又襯不起首段許多佳勝。此文字布置秘密法也。末從好字生出。仁智本領。以為可以大用。將去此而歸朝。雖屬常語。然不說到此。則晨往而夕忘。歸竟無了局。又結不住全文。惟深於此道者。其知之。

議者其說云

此則景卦而文志遠無仁嗣又諒本卦全來謂漸於此

本爵以添河以火則往去此而諒博懷誠常若無不

對信冬卦此文字中置於密武也末發我守出言

辭據效出信冬此而以慢大則蓋不以此則又辭不致言

嘉言一不致言則中主致則辭皆平至此則中則辭也

河南府同官記李本作外集

承貞元年順宗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裴均

人公嘗與其從事言陵將軍故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

德宗即位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欲求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

良不敢私違於致治在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

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官無論卑小然而河南同時於

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則皆未有如河南者將相五人

四字是一篇眼目以同時二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

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蕙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

今作線河東公之言止此

今太子賓客榮陽鄭公餘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

郎天水趙公宗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

郡顧公少連已上點出將相五人姓氏及在河南府盧公

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相一鄭公去池

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

為相一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相一

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

留守將一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

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將一人

進而階大者最為貴顯三相國之勞在史冊不待顧吏部懷

職小心於時有聲不必多敘○二句俱是推開話我公愿潔

而沉密開亮而卓偉行茂於宗事修於官嗣紹家烈不違其

先行所以作師南荆厥聞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事所以

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既為將又將為相○已上敘將相五人

公而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迹也同南收上在河其後

進而階大也亦同收上去河其稱名臣也同聲休顯三句有

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收上三句

公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獨得非出

事修等句

卷之七

十九

韓文起

章文起一卷之一十九

於偶然○已上把篇首同時二字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

出無數同字○回繳全文有千鈞之力○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

舍庭中○敘至此○已畢○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

開府漢南○兼立石之處○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

以吏部尚書鎮江陵○二人又為帥○二何俱是陪件漢南地

連七州○廣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

深遠歲時出旌旗序○留安綬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

之宮城○即禁省之城也○玉篇云衙參也○言江陵故楚都也○地

廣戎七五萬○兵亦多○趙公所鎮○三公同時千里相望○東都亦

江陵可謂盛矣○立石之時而五人之中三人又同河東公名

不遠○均姓裴氏○點出姓名○若今人必作諱均矣○不知生曰名死

均姓裴氏○曰諱孟子諱名不諱姓亦為死後而言今人傳讒

如此類者甚眾○只好付之一笑

林西仲日記出於江陵參軍之手石又刻在河南參軍舍

中原為河東公先作參軍後為鎮帥而作若單說河東公

一人不過代敘一篇履歷毫無出色必借河東公之口方

可扯出同時四人陪件點綴然河東公又不便自己逐一

數出致涉誇詡只好輕輕提出五人二字却歸之天子羣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臣慎重授官無論大小之意做箇來龍不但鄭重有體且

見得五人皆實實落落有為將為相本領非出一時天幸也中間五人前後官職不得不平敘兩段至論功績三相則推之吏用顧公則推之時譽單把河東公寫了又寫贊了又贊謂其可兼將相而以五人無所不同處總發應前且歸之好語故事者之口亦不自斷輕重詳略無不曲盡其妙末段於刻石之時又把河東公兼為將相說得尊貴無比只以三人同時開籜之盛略點一句收束全文看來還是單寫河東公一人文字不知當日落筆費了多少結構今人切勿言此等鋪敘文字便容易做得出也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言丞所職者大非主簿尉可此國家設丞初意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歷於文書行吏抱成案請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雁驚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此其不之官雖尊力勢及出主簿尉下以相訾誓凡傷人無力勢者必論天下縣丞不能有為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畜其有

演迤曰大以肆種續言其勤學之泓涵日大文之演迤

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不得施用元和初

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有言得失則岸

者為藍田縣丞始至喟曰官無甲顧材不足塞職任事之

負於丞既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予不負丞而丞負

余則盡枿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而日自閉也枿

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枿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有記

之方者墁壁之飾也易枿瓦所以補壞庭有老泥四行南墁

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虺虺循除鳴槩杖也虺虺水裂去

實無人斯立痛掃觀對樹二松曰哦其間在地者以涌除水

灌之使濕對面植兩松而誦吟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

于姑去學問候也松取其操牙角崖岸之意猶存哦所以讀種

相負矣此意俱在言外寫出從容無悶之語

林西仲曰縣丞一席論國家設官之意於一邑無所不當

問及其後有避嫌之例又於一邑無所當問者也文書方

行吏抱成案請署景况不但如簿尉友不如吏猶有所

知矣至諺以丞為慢語相訾相謗不但不成其為有用之

真

種

二

官且不成其為有用之人矣。丈夫當為雄飛，不當為雌伏。到此地位，把舉生之學問氣節，俱應一刀兩斷。付之東流。大海即平日無所短長之人，且不能堪。况崔君乎？昌黎不便說丞當問邑事，又不便說崔君不當為丞，只痛發丞之職例不得施用，轉入崔君平日有學問有氣節，到此不得不循例而行，即以其兩番喟歎之言，叙人則丞原非空設，而崔君不當為丞之意，無不俱見。末叙崔君哦松對人之言，以明其超然於用舍之外，代占却許多地步。細玩結語，竟住此後，又加一語，不得與古今有數奇文。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點出滕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王勃作序，王緒為從事，日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觀其閣作修閣記。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一叙不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二叙不兩不能遊，全為下文。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東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

焉。應上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

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王名仲舒八州之

人前所不便者。應罷及所願欲而不得者。應行。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罷者罷。大者驛聞。朝奏之。小者立變。行事宜。春生秋殺。陽開

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威恩

舉廢之。悉當如四時二氣之流行。此發。吾雖欲出意見。論利

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

所事以勤館人。則勝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三叙不能遊。全欲寫王公治

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

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盡在壁。前已有

記。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

得無情哉。官於舊地。見自已所修之閣。所作之公應曰。諾於

是棟樑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輒之。破缺者。赤白

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重點出工既訖

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造

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矣。有榮耀焉。乃不辭而

承公命。點出作記。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菽

收上文周匝

二

二

從公遊尚能為公賦之閣原取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作餘波此意決不可少
林西仲曰凡記修閣必記修閣之人况屬員為上司執筆
允當著意若係俗手定將王公觀察政績十分掄揚轉入
公餘之暇從事江山之樂伎倆盡矣昌黎偏把欲遊未得
遊之意作線三番四覆把王公政績於不經意中叙入人
徒知以不得遊發出感慨而不知前段兩不得遊乃中段
不得遊襯筆中段不得遊乃叙王公政績襯筆也且叙政
績處練出春秋陰陽湖山千里等語與閣上佳勝相擊射
文心欲絕讀之如天半彩霞可望而不可即異樣神品

鄆州谿堂詩 有序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李師道所據十二州三分其地以鄆曹濮為一道馬總鎮
之淄青齊登萊為一道薛平鎮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
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
襄其軍號曰天平軍襄猶舉也坊本作褒非上即位之二年
穆名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先點鄆民
文取勢妙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政制
在無迹上之三年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政制
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溥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
溥等也已上敘鄆民安公之實馬公加爵封與作谿堂俱
在長慶三年乃治鄆之四年也先點在此為末段伏案又妙
韓文也

章文起 卷之七 二十三

在無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王遂性狷急為王其後幽鎮

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幽鎮張弘靖妄自尊大朱

田弘正不給糧賜王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徐帥崔

庭奏殺之自為留後亦惟耶也截然中居四隣望之若防之

與沂密幽魏三方無異惟耶也截然中居四隣望之若防之

制水恃以無恐獨耶屹然不動為四年內事然而皆曰耶

為虜巢且六十年將疆卒武拒命垂六十年曹濮於鄆州

大而近之勢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有階而公承死亡

之後殘人撥拾之餘財空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無資予

新舊不相保持無組織萬目睽睽目不相公於此時能安以

治之其功為大以其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

以其易故然而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

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無偽一以為龍蛇變化意心能

精為下磨以歲月然後致之不驟也謂其功為此及教之行

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謂

功反小者以此已上敘于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

所以使郵不亂之作用報以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

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高爵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

後上之賜也于是為堂于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

大夫通上下之志已上敘作既饗其從事陳會謂其衆言公

章文起 卷之七 二十三

章文起 卷之七 二十三

章文起 卷之七 二十三

章文起 卷之七 二十三

章文起 卷之七 二十三

章文起 卷之七 二十三

章文起 卷之七 二十三

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于應以歲明此邦之人曩公之化惟

所令之不亦順乎親父為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宜

惡絕于心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地大有不同雖然

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其德而接

邦人于道也順是其道已上敘作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壞為家即九州也天下有葉有年也葉世有荒不條河岱

之間郵不受治如草之及我憲考一收正之定其地視邦選

侯以公來刀馬公得為卿鎮言公來刀之人始末信况所染

未熟于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勤于孰饑無食孰咄孰孰孰

化也

不問不得分願皆疾孰為邦肅節根之蟪皆為人羊狼狼貪

以口覆城此大張其口欲肆吞噬吹之煦之煦之使溫摩手扞

之撫恤箴之石之救治音而磔之公畜此邦之勤已上凡公曰

封即封內既富以疆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帥征不寧守

邦言但人也已上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播播猶淺有蒲蓮深

有葉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作堂而見堂下之生物猶邦土

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

考既燕而見堂外之動物猶邦人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

賓贊稽經誨律施用不差人用不屈而邦人受治兩得其故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音

無○我○戮○遺○也○厭棄此○邦○是○麻○之福也○已○上○言○上○勤○下○順○之○休○
○谿○有○贊○旅○也○贊類同大奔有○龜○有○魚○公○在○中○流○石○詩○左○書○其○成○

林○西○仲○曰○平○盧○軍○十○二○州○為○寇○據○六○十○年○既○分○之○後○三○節○
度○或○死○或○亡○而○幽○魏○再○失○不○可○復○取○皆○由○亂○後○甫○平○措○置○
乖○方○所○致○惟○邛○得○馬○總○為○鎮○全○在○始○至○時○恩○威○並○用○費○却○
許○多○苦○心○及○治○成○制○定○自○然○知○有○上○下○之○禮○變○其○素○習○惟○
令○是○從○非○諸○方○不○率○者○所○得○而○煽○動○矣○茲○篇○以○沂○密○幽○魏○
再○亂○併○以○徐○在○三○方○之○外○亦○同○時○為○變○處○相○形○一○番○分○出○
治○功○大○小○有○前○難○後○易○之○不○同○則○一○方○奠○定○高○爵○獨○膺○安○

可○無○谿○堂○之○作○以○紀○其○盛○亦○安○可○無○詩○歌○之○傳○使○邛○州○之○
人○不○忘○所○自○永○矢○勿○替○乎○是○堂○與○詩○大○有○關○係○如○此○觀○公○
為○京○兆○尹○舉○馬○公○以○自○代○稱○其○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
方○鎮○皆○有○功○能○則○知○篇○中○所○言○皆○其○實○錄○無○諛○詞○也○序○文○
筆○致○蒼○勁○直○逼○西○漢○詩○詞○一○唱○三○歎○得○雅○頌○遺○音○此○公○晚○
年○登○峰○造○極○之○作○楊○升○菴○以○為○文○頗○近○質○未○知○絢○爛○之○極○
一○種○至○理○矣○難○言○難○言○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辛登初哉。雖之升。跡代。恭以。為文。賦。武。遠。未。味。錄。圖。之。跡。
 筆。姪。蒼。經。直。西。冀。結。隨。一。部。三。幾。懸。無。題。後。者。其。本。數。
 大。逾。得。得。此。跡。則。吹。齋。中。浪。海。計。其。實。給。其。其。其。其。其。其。
 為。京。兆。氏。舉。謂。公。以。自。外。麻。其。文。元。非。資。實。道。若。其。其。其。
 入。不。亦。退。自。承。天。心。督。平。其。堂。與。荷。大。育。國。外。取。此。其。其。
 古。無。操。堂。之。計。以。錄。其。益。亦。安。可。無。若。知。之。其。其。其。其。其。其。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
 于堯與舜也歟。以私其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
 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
 禹之慮民也深。為民起見。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
 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
 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
 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
 後世。亦堯舜若不得大聖。必不肯傳。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

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
 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
 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
 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
 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
 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
 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傳子雖不賢若不至大惡以有
 民者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
 如此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于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

不得從而為之辭揣度之言

林西仲曰天生民而立之君凡以為民也傳賢傳子聖人
 用心原無異同防其爭亂亦所以利民段段說來總歸重
 在第三段前定未前定二句全為後世無窮之慮及傳子
 有大惡如桀紂而湯武革命一曰纘禹舊服一曰于湯有
 光在禹湯何嘗不是傳賢也唐虞三代之君其用心與
 世迥別惟此篇推勘得破余最愛劉敬論周之都洛陽云
 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深得聖人為天下之公心若
 蘇武王論實見不及此乃以後世取天下之心窺武王矣

豈有當乎

此亦禹... 亦大惡收... 其樂三... 用心... 林西... 不... 豈有當乎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 適篤而自知... 不惑者寡矣... 人而已矣... 人而已耳... 不顧者也... 高爽乎天地... 同之興微子賢也

文章

卷之七

三十一

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實指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總是奪得定，見得透，無所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動有萬世不易之定理，又與執物自是者不同。補一筆，推勸人微，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再鎖一筆，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于後世矣。人有闕于世道人心，不止獨筆，妙有餘波。

林西仲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只求得這一個是而已。如夷齊讓國，各成得這一個是。夫子謂之求仁，得仁是也。此專從不為眾論所惑處，驗其有定力，定識，故獨舉不臣。周一節，發出他特立獨行，備極推贊，要知成得這一個是不比尋常。經經小夫執拗，偏見其有關於萬世綱常者，匪小末段，又補出此意作結，其詞其義皆至當不易矣。

卷之六
三十一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

口囂囂音楊以其未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使有言曰何患焉可

以成美借以成其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有不善吾避

惟善惟否音都我于此視所以謂之成美川不可防言不可弭防

之口甚于防下塞上堇塞關其口也此既句鄉校

不毀而鄭國以理上頌子產畢在周之興養老乞言無言及

其已衰謗者使監厲王事又成敗之迹昭哉可觀引君天下

起下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借不得誠率

正意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

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其效於庶四海所以不
 理有君無臣執政不誰其嗣之我思古人後世必無能繼于
 林西仲曰此欲國家大開言路而作也所引乞言監謗明
 明是人君之事因不便斥言人君故歸重于執政又不便
 突言執政故借子產之相鄭國惜其不得大用而以有君
 無臣四字作籠統話逗出立言本旨多少渾雅起結皆用
 我思古人句見得是道必不可復見于今之意妙在誰其
 嗣之四字乃國人誦子產現成語不即不離間有無窮之
 味。

通解 李本作
外集

今之人以一善為行而恥為之慕達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
 然而脂韋汨沒以至于老死者相繼亦未見其他之稱諸本
 皆在稱字豈非亂教賊名之術歟有害于世教自墮其聲名
 之下誤者此法是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
 自知而行之矣泛論教不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
 然不知其讓之為美也于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爭為能
 冠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
 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售當作受况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于
 乃音之誤

天下許由為之師也。以讓之一善為行而立教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

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觀君父

百姓入水火而不救于是進盡其言退就割烹故後之臣竦

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教

行于天下由龍逢為之師也。以忠之一善為行而立教自周之前千萬年

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

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

猶有義而不懼者况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

為之師也。以義之一善為行而立教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于百

千萬年間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總收三人

應上與天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

地皆生向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

濟道安用讓為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日

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爭

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為哉。一反振應上恥為

才是則三師生于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

人者哉嗚呼今之入其慕通達之為弊也。應篇首今之入三

惟其不取一善而行所以能立教而成且古聖人言通者益

名師今人慕通達者亦不能埋沒得百行衆藝備于身而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

藝文起

藝闕于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言通者通于道義今之言
 通者通于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不猶矜糞丸而
 質隨珠者乎已上言今人所言之通實不知通字之義萬萬
 比不得古人之通不至亂教賊名不止所以謂
 且令今父兄教其子弟者曰爾當通于行如仲尼雖愚者
 亦知其不能也曰爾尚力一行如古之一賢雖中人亦希其
 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邪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
 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已上言古人之
 通惟聖人行之
 非今人所能匹夫古人進修或幾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
 而恥乎力一行獨行且曰我通同如聖人彼其欺心邪吾

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邪吾不知矣已上言今人不自為
 一善之行且自謂同
 于聖人妄誕誠不可
 解又以罵語結之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將深則有日
 新月盛之弊

林西仲曰恥獨行慕通達這二句話不知壞了古今多少
 人品其實這些人原未嘗想着為聖為賢不過借聖人無

可無不可的成語以遂其私開口無非欺心欺人之言亦
 出于不得不然之勢也篇中提出立教本旨甚有關係其
 辨通字之義有古今之別確切不易但許由龍逢伯夷三
 人皆自己各行其志義不反顧未必專為立教起見即堯

韓文起
卷之七
三十一
之前築之前周之前千萬年中聖賢輩出未必皆不知讓
不知忠不知義也先輩謂此乃公少年之作且行文條直
明暢頗類眉山非公本色想當然耳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
三句証其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言其為祥然麟之為
昭昭可據。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固是公論。然麟之為
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
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麟雖見於紀載。
其形即有。麟立乎其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
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此皆畜於家。恒有於
前。亦不知是何物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
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天下其為形。人所熟
可。知。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既為不
物。於其見也。即謂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
之不祥。亦無不可。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

出也。帝王之世，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雖不知麟而聖人知麟，則非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以出處之德，同乎聖人，不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空。既與聖人同德，自當待聖人在位，如古帝王之獲叔孫氏以為不祥也，亦空乎。

林西仲曰：按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稱叔孫以為不祥，棄諸野。孔子往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韓公此解，即借不祥二字翻駁。成文其意謂：叔孫所以為不祥者，由於不知是麟，但麟之形本有不可知，即謂之不祥，何足為怪。若麟肯待聖人在位而後出，則有聖人知麟，斷不至受不祥之名矣。彼春秋之世，乾坤為何等時，顧乃見於魯郊，其出處如此，不特形不可知，而德亦有不可知者。即明知是麟，謂之不祥，亦未為過也。豈叔孫無識而云然乎。是一篇翻案文字，凡四轉曲折，開闢變換不窮。

麟肯待聖人在位而後出，則有聖人知麟，斷不至受不祥之名矣。彼春秋之世，乾坤為何等時，顧乃見於魯郊，其出處如此，不特形不可知，而德亦有不可知者。即明知是麟，謂之不祥，亦未為過也。豈叔孫無識而云然乎。是一篇翻案文字，凡四轉曲折，開闢變換不窮。

采文字凡四轉曲世開闢變泮不讓
階之不類衣未為變山豈外無端而云然乎長一藩
豈敢此不替洪不阿賦而論衣洋不阿賦清唱也賦景
之各突或春輝之世與申益何善却通代良然魯形其出
練其於聖人存前而引山明前舉人賦德禮不至受不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
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引證國家所以設今人有
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椽而外施窗穿以待
之守家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
肩鑄以防之守家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
後能也知人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
意亦惑矣屈偏同強其亮切指不奉朝野人鄙夫能之而王
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

守戒

守戒

守戒

為耳以僥強者必不能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以禍所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所以僥謂之次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兵之其餘地則千里廣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侵暴為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既負不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色藏禍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應上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言屈強者必能加害無明知而不備以自失為之備是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強不能魯難之不期蜀進一層說

雞之不支大不能支小為今夫鹿之于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既無備則在彼而不在我受其禍必矣又設一喻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使將以翰蕃用人作結是篇之正旨
 林西仲曰藩鎮之為唐害最大難于一槩誅伐但使壤地相錯處皆知設備則彼于四封之外無所肆其毒不待加兵未有不坐困者無柰當日封疆大臣往往不以為意致其掠取焚劫城池失陷震驚廟廷豈國家設立節度觀察以為翰蕃之意乎篇中先言不知備次言知而不備以二

喻起以三喻收立論最為諄切練局極有精神末以得人為設備要着誠經濟名篇後人無推買况矣

鄆人對李本作

鄆侯古城有以孝為旌門者鄆古扶風縣名今屬西安府乃本其自于鄆人曰其本

自猶言推原其故也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

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欽事鄆大

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以他邑所無為愈曰母疾則止于蒸

粉藥石以為是意欲其熟粉欲其細未聞毀傷支體以為

在教未聞有如此者此國家政令原無苟不傷于義則聖賢當

先眾而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

其為不孝得母甚乎不但非孝且為不孝其傷于義甚苟有

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乎。既以一家為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為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辨猶明也。即平常孝行亦不當旌。三駁。然或陷于危難。能回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為勸已。若處變而舍生取義。則毀傷矧非是。而希免輸者。非是。應上以為是。句謂生人之所宜為者。亦不合焉。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憂。不腰于市。而已。曠于政。况復旌其門。不孝之人。免于戮。以為世戒。已。恩亂政教矣。况旌之乎。應上在教未聞有如此句。五駁。

林西仲曰。旌典所以示勸。莊子謂溟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後黨人毀而死者。過半。若剔毀得旌。且免其賦。恐天下事親人無全股矣。豈可為訓。篇中剖析辨駁。一層緊一層。如老吏斷獄。字字鐵案。真有關世教文字。

曾。一。風。吹。去。東。瀾。熾。字。字。難。染。真。存。關。此。幾。文。字。
規。以。天。下。津。隄。人。無。全。效。矣。豈。可。然。時。餘。中。陪。侍。韓。一。
曾。然。言。顧。其。外。黨。人。幾。而。天。香。豈。半。昔。傳。製。對。且。其。

韓文起卷之八

晉安林雲銘西仲評註

姪婿何 璵而新 全校
男 沅芷之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
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寢。寢。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
得。止。雲不止則不能成雨不言氣者賜。烏。之。仁。兮。念。此。下。民。
闕。其。光。兮。不。闕。其。神。莫尊于日亦慮民苦旱猶退讓嗟風伯
兮。其。獨。謂。何。我。于。爾。兮。豈。其。有。他。詞代下民自稱之求其時

今○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
誰○使○會○享○下○民○之○祭○不○當○雲○屏○屏○兮○吹○使○醜○之○屏○屏○成○障○蔽
之○如○釀○薄○酒○者○承○上○不○得○止○句○來○氣○將○交○兮○吹○使○離○之○散○而
言○不○但○不○得○止○即○濕○使○乾○如○以○火○銷○鑠○之○寒○之○使○雲○不○得
鑠○之○使○氣○不○得○化○者○即○交○亦○不○能○為○雲○也○欲○逃○其○罪○其○又○何
施○東○而○去○其○熱○蒸○使○不○能○成○雨○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
辭○無○害○民○罪○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
法○無○逃○天○誅○加○兮○不○可○悔○悔○在○風○追○及○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不○可○逃○天○誅○加○兮○不○可○悔○悔○在○風○追○及○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當○知○早○戒○風○伯
林○西○仲○曰○此○傷○讒○之○作○其○喻○君○子○風○喻○小○人○謂○下○民○不○沾

澤○由○小○人○怒○害○君○子○所○致○大○約○為○爭○權○起○見○故○以○日○喻○君
言○君○猶○分○其○設○施○之○權○者○欲○仁○其○民○也○小○人○亦○曾○受○祿○在
國○家○未○嘗○相○負○何○故○百○計○害○之○天○道○神○明○若○聲○其○罪○不○能
免○死○晦○翁○以○為○近○投○罪○有○吳○之○義○列○入○楚○詞○深○得○其○旨○愚
按○是○篇○當○作○于○貞○元○十○九○年○時○京○兆○尹○李○實○務○徵○求○以○給
進○奉○公○時○為○御○史○因○天○旱○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
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陽○山○令○故○以○旱○雲○為○風○所○止○雨
澤○不○得○下○降○作○個○題○目○暗○刺○李○實○之○怒○已○也○此○楚○詞○之○義
也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
 今相國鄭公綱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
 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
 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叙得十分致傲於後之數
 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為讒於相國
 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
 其慎之。述其傲幸相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
 於南者。凡三人。公與張署李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

韓文公

卷之八

三

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
 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
 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
 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何以報况在天子之
 宰乎以情理言則不當傲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
 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
 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以才力言亦不敢傲夫傲雖凶德
 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
 無相先相死之友于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

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傲以聲勢言又不能傲
 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
 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
 何懼而慎歟除不是个人方如是既屢月又有來謂愈曰有
 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吉甫與裴公者垣子其慎歟雖不述其
 其傲翰林之意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為政於天下而偕太
 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奪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
 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傲則忠必不至而賜
 矣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

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不
是個人方如是傲 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
料翰林必見察 會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能把無理的 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 投畀豺，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傷於讒，疾而甚
之之辭也 受害之深，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禍亂之又生，君
故惡之極 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謂也。不能自保 孔子曰：遠佞人，
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成禍，其至
哉 讒者既能近得宰相，翰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
其人不會參殺人 以愛誠聰也。其心不 巷伯之傷亂世是逢

也。其時不 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
之治世 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夫聰明則聽視不惑，聽
非庸亦無 公正則不邇讒邪。佞人無能為 敦大則有以容而
愛可惑 不致有始疑，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
思而終信之事 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無益以有聽者 可待也。既累月上命
李公相 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
二相合處 更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
無可以辯 白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
我於翰林者 宰相不知也。單傲一人猶在 今二公合處而會
言若及愈 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

非狂惑喪心者何苦逢人便傲則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在正
出於讒不待言矣此理之甚明也結得
以不相合處時可既而讒言果不行住
林西仲曰宦途中相傾軋只是行讒一着公之行事無可
指摘但以文名之盛坐其目中無人傲上不恭理似有可
信况權貴日受諂諛習為固然一聞其傲於言必不暫容
而加察古今宦途名為畏途皆以此也是篇分五大段驟
閱之似平直無波細味其中每段皆有許多曲折總是一
片憂讒畏譏之心前思後想不能放下因而自駭自解忽
得絕處逢生之機謂可微俾望外亦無聊之極矣悲哉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名奴結柳作車陸行縛草
為船水行載糗與糧所費牛繫軛下引帆上檣遠行三揖窮
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
備載糗糧有行日吉時良利行四方有日子飯一孟子啜一
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祖餞駕塵曠風與電爭先路上子無
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于行乎已上送屏息潛
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音聲忽喜歎憂嬰書骨肉相離聲歎風吹起
毛髮盡豎可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惑亂不定

狀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總敘相子在孩提吾不

子愚七歲能交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應鄉貢進士試

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不敢因叱子遷南

荒熱爍濕蒸諸陽山我非其鄉百鬼欺凌不敢因欺太學四年

朝壘暮鹽兩番為博士惟我保汝人皆汝嫌不敢以人棄自初及終

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

子信讒有間于予也諸聞予行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與

香模振可捐諸車船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

不音律語攜朋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已上言

久陰為相助若机開被人識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知

破則不敢復留願受逐也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是五各有主

張件事五私立名字取五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動輒凡所以使

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立志使人容貌詞氣

下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姦欺不忍害傷既

為姦所欺為恥又不忍加害于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

抉杳微輕其粗而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合衆論而持其又其

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砥以自嬉朋儔又

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有德而無報利居衆後責

韓文起

韓文起

在人先。福遲而禍速。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憂骨。吐出心肝。企

足以待真。我讎冤。與恨而已。朋侪五。凡此五鬼。為吾五患。

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來已迷。亂即有人。

聽蒼上信。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復皆鬼。

讒有間句。比之蠅狗。厭之極也。已上言未畢。五鬼相與。

數鬼之。名論鬼之。為明不得不驅之意。言未畢。五鬼相與。

張眼吐舌。驚主人。跳跟偃仆。行立不定。抵掌頓脚。之徒勞矣。

笑相顧。失計。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

小點大癡。復求句。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

大享用。豈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于時。乃與天通。豈可易。

得。搗持。琬琰。易一羊皮。飲於肥甘。慕彼糠糜。所以謂之天下。

知子誰過于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疎。千古只有五個。謂予不。

信請質詩書。已止。言五鬼之害。正所以為利也。主人于是垂。

頭喪氣。世之與。上手稱謝。世之助。燒車與船。道不復延之上座。

且尊奉之矣。林西仲曰。此與進學解皆公坐柳濶事。再為博士時所作。

與楊子雲逐貧。柳子厚乞巧。同調為後。此段成式畱窮送。

窮粉本。總因仕路淹蹇。拚出一肚皮孤憤。耳篇中層層問。

答鬼本無聲。忽寫了無數樣聲。鬼本無形。忽寫了無數樣。

形奇幻無匹其智窮一段所謂蓋為姦欺不忍害傷似指
 柳澗而言以坐貶所由自嗟為澗所欺不忍其陷于罪以
 故疏叅御史也末段純是自解占却許多地步覺得世界
 中利祿貴顯一文不值茫茫大地只有五個窮鬼是畢生
 知已無限得力能使古今來不得志之士一齊破涕為笑
 豈不快絕

鱷魚文

祭字 李本無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遣軍事衙推秦濟衙推或作牙推

示引矢從事之意秦濟人名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

與鱷魚食而告之鱷魚生物難祭曰昔先王既有天下烈山

澤即孟子所云網罟獨刃場以取物也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

者益掌火故事驅而出之驅而出之此土之意不容其雜處

為下文南徙於海伏豚言山澤之產本以遂民生若友為

民害必不容於先王之世隱隱見得下文驅令徙海乃遵先

王之意也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

以與蠻彝楚越如周末吳楚僭况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

哉潮在嶺之外海之內較江鯉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
 所此言聲教不及之地母性為鯉魚所竊據不追責其既往
 之罪以起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薄德不四海之外六合之
 內皆撫而有之能遠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以四海六合
 近甚揚州為大禹足跡所臨潮亦揚界刺史縣令之所治出
 也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非棄與蠻彝楚越
 貢賦以此計三十四鱈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予至此言
 至此計三十四鱈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予至此言
 潮乃聲教所及之地鱈魚何可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此土
 與命官雜處頓一句承上起下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蓋以治
 緊接雄處治此民言所以守此土者蓋以治而鱈魚睥然不
 此土何來治此民言所以守此土者蓋以治而鱈魚睥然不

安溪潭

睥然張

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

據處據其所處之險固也食民食人也食

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言若安於溪潭之
 言吾之為治可以不必較也今乃胆然如此刺史雖弱亦
 是刺安肯為鯉魚低首下心心似似現現為為民民吏吏羞羞以以偷偷活活於於此此耶耶
 心似恐恐貌貌現現貌貌言言恐恐懼懼而而坐坐焉焉也也
 至此言言所所以以不不可可離離遠遠之之故故雖雖測測勢勢不不兩兩立立伏伏下下與與鯉鯉魚魚
 從事且且承承天天子子命命而而來來為為吏吏固固其其勢勢不不得得不不與與鯉鯉魚魚辯辯
 非也言我豈樂與鯉魚爭論是非但以承天子命而來為吏
 勢不能舍此他往以避鯉魚也欲得兩全惟有鯉魚避命吏
 一在鯉魚有知其其惡惡刺史言言有有知知與與下下文文真真潮潮之之州州大大海海在在其其
 章文起
 卷之二
 一

南鯨鵬之大蝦蟇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有涵淹卵鯉魚育之所矣

朝發而夕至也去此土又今與鯉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

徒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程限期三日不能至五日不

能至七日以率醜類或費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終不

有刺史聽從其言也是明與刺不然則是鯉魚冥頑不靈刺

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是養然者一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

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為民物害者皆可殺總言有知無知皆不

免於罪法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鯉魚從事

無河竟乃止其無悔言不受驅必受殺矣強弓毒矢尤甚於

處分徙海應上罪而出之四海之外句

林西仲曰鯉魚為潮患已非一日若果可以驅殺前此刺

史當有行之者矣海既可徙則溪潭必與相通至當徙時

猶能作暴風震電則神靈亦與相護雖有強弓毒矢試問

何處下手在昌黎作此文時豈能料其必徙萬一不徙等

之見戲矣不知天子有道山川百神無不享祀効靈鯉魚

乃為民物之害與天子命吏尤拒縱倖追於天誅亦難逃

於鬼責故篇中段段提出天子忽又插入天地宗廟百神

之祀句來以為悚動篇末把有知無知二意雙敲尤為妙

絕蓋鱣魚雖惡物實是靈物自知為人神所不容若據此
 不去以為有知造罪既不可居以為無知陷罪又不願受
 則南徙一著豈待材技克民從事而後決哉然非平日實
 有忠君愛國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者雖有此篇妙文
 亦未必信乎豚魚今邪不干正如此所以坡翁作潮州廟
 碑言其精誠可以馴暴亦根平日浩然之氣來可謂昌黎
 知已但生物無致祭之習豬羊之投所以為餞送文中只
 用告字並無祭字故李漢編入雜著不列祭文卷內後人
 不知此意把題目硬添一祭字今依李本為確

明水賦李本作外集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古謂日擇士日吉不
 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取其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况水
 其事信美其義惟佺祀之意敘起作冒月實水精故求其本
 也物理論云月水之精明為君德因取以名焉書云元首明
 德此言於衆德之中取其最尊於是命烜氏候清夜周禮司
 者而名之也點出明水來歷於是命烜氏候清夜周禮司
 鑑取明水于或將祀圓丘於佺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當冬
 月以供祭祀或將祀圓丘於佺冬或將祭方澤於朱夏
 天夏至祭持鑑而精氣旁射四映照月而陰靈潛下自合視
 地之時持鑑而精氣旁射照月而陰靈潛下自合視
 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不見所挹之則盈方同功於造化
鬼疑

神之所為應於有生於無明鑑月本有而相應形象未分徒騁離婁

之目于當應之時如離婁索位珠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及

忽還承上挹之則盈句既齊芳於酒醴名位詎比賤於潢汗

左傳潢汗行潦之水可薦於明德惟馨出書佺功不宰長而

是謂佺德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有其道可苟失其道殺

牛之祭何為祭天地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已上言祭祀

之不引而自致力不須不行而善至不待惟辭翹藥之名原無

資之實處罇鬯之器酒之可用降於圓魄殊匪金莖之露金莖銅

武以銅柱置仙人掌出自方諸即鑑乍似鮫人之淚南海有鮫

人水居如魚其眼將以贊于陰德配夫陽燧周制以陽燧

騰精承上清夜二字聊設監以取水伊不注而能盈霏然而

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而浪生承上視不見也

言其豈不以德協于坎同類則感形藏在空氣應則通以其

相從空則鶴鳴在陰之理不謬有子和之虎嘯于谷之義可

崇虎嘯則谷風生出淮南子二句皆有同類當空之感應是

以驗聖賢之無黨不藉醴列他味知天地之至公不以其味

而不竊比太羹之遺味周禮烹人于祭祀供太羹謂煮幸希

薦於廟中。

不但祭大地可用而已。已上四句以作賦正旨結之。

林西仲曰。明水名。方諸水。周禮承水于月。陳饌為飲酒。取其清明純潔。敬之至也。陽燧取火于日。謂之明火。皆以供祭祀。考工記云。銅錫相半。謂之鑑。燧之劑。是火為燧。水為鑑。或以方諸為石。為大蚌。為五石鍊成。皆非也。搜神記云。金錫之性一也。五月丙午日午時。鑄為陽燧。十一月壬子日子時。鑄為陰燧。按此。則所謂水火鏡是矣。是作借明水。以自况。而以祭祀喻國家之用。人言其稟受至清。至貴。當見用於世也。上半言其然。下半言其所以然。甚有筆力。按

科舉記云。唐貞元八年。陸贄主貢舉。試明水賦。御溝新柳。評公以是年成進士。讀斯篇。則知一時所取。皆得其人。龍虎標之稱。豈為過哉。

雲霧之凝豈然哉

周公以呈平水也。上廟湛溢。則伏一報也。其皆其人所
林舉信云。其貞示八。平湖。實主。實舉。始也。水知。喻。雷。得。則

龍說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于。龍。也。乃龍所為其然龍乘是氣茫

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

雲。亦。靈。怪。矣。哉。能助龍之靈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

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雲雖得靈之名然龍弗得雲無

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與。哉。其。所。憑。依。乃。其。所。

自。為。也。龍雖能使雲靈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但恐

林。西。仲。曰。此。以。龍。喻。君。以。雲。喻。臣。重。在。君。能。得。臣。上。立。論。

林西仲

卷之二

五

其意謂臣生于蓬蒿乃君所錄用其才皆未必能勝于君然君得是臣之後建功立業而臣之才亦有以自見是臣困君而自見其才若君之才原非因臣而始見也但君不用臣必無所賴藉以成其功業則求其所賴藉實自為計非為臣計矣然其中有聲應氣求自然之理有聖主必有賢臣蓋君擇臣臣亦擇君也文凡五轉亦如游籠天矯變化莫測

馬說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出認得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以其知馬故能故雖有名馬祇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良馬無以自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養馬策之不以其道不知其食之不能盡其材其施鳴之不能通其意不知其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焉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知馬也無伯樂故焉得快哉

林西仲曰此以千里馬喻賢士伯樂喻賢相也有賢相方可得賢士故賢相之難得甚于賢士若無賢相雖有賢士或棄之而不用或用之而昇以薄祿不能盡其所長猶之乎無賢士也淮陰侯遇漢高鄒侯謂僅以為將亦必不置蓋非大將必不能成大功非為尊官厚祿計也未以時相不知賢士作結無限感慨

內不足者急于人知知名箴自領無多不病根需焉有餘厥聞四馳名太盛昔者矣名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亡聞病其曄曄可慮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惠譽愈尊不急于名其名更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盜名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人急以教欺以買憤揜以嫌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勢必招尤取禍八句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禍息而故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顯禍亦安然不知取禍固其妄矣教作箴之意

林西仲曰。此所作五箴之一也。士生斯世。立名原不可少。惟有其實而名自從之。病在一個急字。蓋急則揜人。急則欺人。人必不肯受人之欺。受人之揜。皆取禍之道也。禍至以為悔。何如禍未至以為戒。若聞戒而不知顧。是自納于禍而已。立名者。宜以此箴為當頭一棒。至所引子路有聞解作者。聞之聞似以未之能行。句作不稱其實。看昌黎所註論語。此類甚多。然皆奇合。不可拘朱註而訾其謬也。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擊悅于篋。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每逢朔望。視其物。撫其子。追之極。有為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無補也。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輪迴之說。極西之方。有佛焉。阿彌其土大樂。土名淨。親戚如能相為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而免輪迴所益者。武君慨然辭曰。吾儒者。其可以為是者。非明理既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篋實篋中所抱嬰兒以泣。且

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句又安知其

不果然乎悲極而病重故作此無聊之極于是悉出其遺服

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

之和尚大韓愈聞而弔之曰其過悲可哀其從哲哲兮目存

下寧兮耳言音平忽不見兮不聞死本莽誰窮兮本源

生其死總無處圖西佛兮道予歎之不過通一念以妄塞悲兮

懋新魂明知是妄且借此以止生者之悲使病嗚呼奈何兮

以茲文圖者本出于無可奈何而中者贊又贊不得

林西仲曰阿彌陀華言無量壽淨土所謂極樂國也釋子

修淨土者只念阿彌陀佛臨終佛來攝受得生其土見彌

陀而開悟與叅禪較論別是一個捷徑但世俗于親死之

後延僧誦經超度冀得往生何異饑時求飽使人代餐若

謂欲藉經力即楞伽亦言文字無自性此理可以決其必

無者武侍御初不聽所請因鍾情太甚身濱于危于無可

奈何中忽作世俗之見圖所謂佛不過欲借此自解其悲

是妄是真皆置勿論其曰安知其不果然意可見矣公絕

不與較論是非止明言其以妄塞悲而弔之以文所謂黃

葉止兒啼之意為情癡開一方便法門並不提及死者之

有益無益。儒理佛法。兩不相悖。而群髡誘惑世俗。伎倆不
 攻自破矣。余嘗謂修淨土者。無論茫無所得。即臨終見佛。
 亦往往有着妄見。妄之病。蓋佛說是經。因學者情染未忘。
 心無所寄。不至散亂。必入昏沉。故令其一心念佛。時時收
 束。時時提醒。一切境界。仍是心光變現。不須計度。猶參話
 頭者。見金字。充滿世界。非實有金字。特來攝受。迨瓜熟蒂
 落之後。見彌陀者。所以自見開悟者。所以自悟。以凡所有
 相。皆成虛妄也。念佛之說。亦所謂黃葉止兒啼。以妄治妄。
 方便法門耳。不意為此篇一語道破。

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
 累有焉。雖世其家。皆以本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
 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捨不得
 以未學為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
 文詞故也。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
 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
 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詞
 之。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獨肯出仕於建中貞元間。余就
 韓文起

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間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
其文詞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京師人知
歸闕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闕中時為然
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
然後去定交故余與詹相知為深遂成知己已上詹事父
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無玷倫氣醇以方容貌疑
疑然其燕私善謔以和持身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
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其文詞有本○提出慈孝二句十五

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
幸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盆
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應上於朋友義以誠句嗚呼
詹今其死矣卒於京師頓句悲慘詹闕越人也起下生發
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
為父母榮也本為父母計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而待養
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
也父母之樂不樂在詹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所以捨
養以成其養志之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收上江南
孝非忘父母也

一其德行信於朋友收上一與已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
 能如此亦可為父母樂不在得位也已詹之事業文章李
 上自死後追其出外而仕之意哀且慰之
 斃既為之傳故作哀辭以舒餘哀以傳於後自抒知已之情
 朽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詹生時以父母之
 解其父母之哀所以成其求仕與友今遠違其鄉父母之命
 志也點出作哀詞之意
 今于奉以行出仕妙友則既獲今祿實不豐未得以志為
 養今何有牛羊不必期事實既修今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
 常若在旁父母之心以樂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
 願不永傷世上無不死之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

今所欲無妨病中有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
 有不同外死與家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
 不通身死而魂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解父母之悲哀推生知死兮
 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詹志
 林西仲曰歐陽詹文詞秀出獨破閩俗之見離親遠仕閩
 人未嘗不斥以為非及仕路不達天死異地徒棄鄉井而
 閩人又未嘗不傳以為戒是篇始稱其文名之盛繼敘其
 品行之優末推其所以離親遠仕閩故實體親心而行所
 謂養志之孝可以傳之無窮死猶不死較之終身聞

滅無聞者相去萬萬雖為其父母舒垂老之悲實為詹解
死後之嘲也玩篇中先提出閩越人不肯仕外及於其死
又再提閩越人句便知此意邦不露跡所以為佳

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耶皆有主明昭昏蒙誰使然耶孰化也分
賢不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耶不知人之行止必如胡喜
肖來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賢耶愚不肖偏得天之所好
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于賢耶賢者反得禍將下民之好
惡與彼蒼懸耶或天別有一種是抑蒼茫無端而整寓其間
耶或天夢夢全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靈則已之如有
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有鬼之靈必能向真中自討出這個
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平日文行之明且
在我耳鳴呼遠矣何日而忘但其人已杳不可追使我此心
目中鳴呼遠矣何日而忘但其人已杳不可追使我此心
章文也

卷之八

二十三

之所哀

林西仲曰讀書記所載彈碁一節則知公與申叔相交甚
狎想其平日文行皆優不能遂其志且不得壽以死故以
此詞為抒其哀也劈頭絕不提起申叔一字只將天道不
可知處反覆推問且為普天下人抱了許多不平之恨則
申叔之賢自見末畧點出平日所見所聞不能暫忘之意
即交情之深亦無不見省却無數拖沓話頭比歐詹哀詞
另是一格總之昌黎為文篇篇變換不比今人無論千百
篇止有一枝筆也

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
士通篇結穴在此向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
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
而不可禁音金以感字虛翻起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
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承今世所稀句叙當秦氏
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
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橫所得士不但不能為
死非士不堪用蓋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邊邊荀余行
天命不可力爭耳

堂之

卷之八

三

韓文起 卷之八 三十四

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但有能得士之高義自古死者非一

夫子至今有耿光足矣不當以成於論陳辭而薦酒魂髮鬢而來享平結上取酒

林西仲曰以千百年前喪敗武夫之荒塚何關於人乃殷

殷陳辭薦酒豈不扯淡蓋是時退之試宏詞科不售三上

宰相書不報既歸河陽又如東都一副英雄失路托足無

門眼淚無處揮灑耳玩今世之所稀句自見中段以為橫

能得士而士不能免橫於死歸之天命見得有橫之高義

便足炫耀千古即千古而下皆樂為之効命不得較論成

敗之迹也寓意最深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以所報月日不符欲審其實

可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

建中人名遣往味中人名遣往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

致祭故日遠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

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叙早年相吾上有三兄皆不

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

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猶小嘗

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叙十二郎一

韓文起 卷之八 三十四

甚重便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始相其後四年而歸視汝離而
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離而又二年吾
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離又止一歲請歸取其孥明年
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離不能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
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離不能吾念汝從於東東
亦客也不可以久闕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自來
以後念離易而合難雖偶相從終非久計嗚呼孰謂汝遠
去吾而歿乎至此方是永離無再合之期吾與汝俱年少以
為雌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牛斛

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
又將上文相離處追思補發言以年少必不去年孟東野往
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
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余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
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又將上文
處追叙前書言已之衰相離之後恐忽死於外使孰謂少者
十二郎以不及送已為恨反跌下文疑信二意其
歿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
傳之非其真耶承上文作驚疑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
乎一可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二可少者强者而天

韓文公

卷之二

二十六

長者衰者而存全乎

三可

未可以為信也

本以少長強弱互較生出疑信之意

此却補出盛德純明二語

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

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

其詞矣汝之純明宏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

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

止就上文補出盛德純明二語洗發却不提起少長強弱字樣輕經用壽不可知四字帶過變化錯綜之法備矣上段

從信轉到疑來用三箇字此段從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

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

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根上衰不久存句今年死而有知

其幾何離離字應上相離言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

窮期矣若無知則悲日無多而不悲者終古汝之子始十歲

湘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

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雙提彼此之子皆少汝去年

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

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

至斯乎此段叙病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

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

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

韓文起

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此段叙發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言乃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三年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撫養其餘如婢，竝令守汝喪。守墳也。命建中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先河陽然，後惟其所願。遺孤遷其塋域，皆謀慰死者之心。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根一軟脚，汝歿吾不知日。野歌上東，一不能相養，以其居以下，俱根來歿。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

實為之。其又何尤？又痛責自己不當離去求祿，併致其天死之詞。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本欲成家致汝，今汝既死，我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承無意人世，句來于女教嫁，不分彼此。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無知二句，嗚呼哀哉，尚饗。林西仲曰：祭文中出以情至之語，以茲為最。蓋以其一身承世代之單傳，可哀一年少且強而早世，可哀二子女俱

幼無以為自立計。可哀三。就死者論之。已不堪道如此。而韓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祿遠。離不能送終。可哀五。報者年月不符。不知是何病亡。何日歿。可哀六。在祭者處。此更難為情矣。故自首至尾。句句俱以。自己插入。伴講始相依。繼相離。瑣瑣叙出。復以已衰當死。少而強者不當死。作一疑一信。波瀾然後以不知何病。不知何日。慨歎一番。末歸罪於已。不當求祿遠離。而以教嫁子女。作結安死者之心。亦把自家子女。平平叙入。總見自生至死。無不一體。閑情排惻無極。所以為絕世奇文。更按

篇首年月日。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必有所據。公兄起居舍人會無子。以弟介之子老成為後。即十二郎也。公所依嫂。路比乃十二郎之嗣母。十二郎生二子。一曰湘。一曰滂。滂又為其兄百川之後。湘登長慶三年進士第。俗所傳韓湘子。別是一人。偶全姓名者。太平廣記只載韓愈。姪能種花。有雪擁藍關之驗。亦未嘗其名。韓湘小說附會何所不至。可發一笑。

韓愈致書韓休并其遺書蓋關之編亦未嘗其半韓休小猶
 策谷西轉韓休于彼其一人謝全救李善太平亂時只趙
 曰賊一日密密又為其只百川之外賊從身與三平其士
 源世公西對數末以十二源之臨以十二源主二平一
 難公只跌却舍人會無干以中介之干步如念并明十二
 韓休平民日文成許良示十八平正民二十六日必言其

祭房君文 李本作外集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儀文甚簡展祭於
 五官蜀客之柩前洛陽人官止與平尉嗚呼君迺至於此許有
 多可吾復何言不堪言不忍言且言之無益若有鬼神或有
 悲處吾未死無以妻子為念身存一日當恤其家一日嗚呼君
 其能聞吾此言否自慰矣知尙饗
 林西仲曰公詩有贈孟東野房蜀客云君門不可入勢利
 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為在京師是房君乃東野一流人
 物負才不遇而死也生前舊識死後卹其妻孥以慰其魂

于九原此等高誼令千載下窮途之士讀之輒為心灰計
全篇不過三十六字可與祭十二郎千百言並讀摠以其
情之真摯能通鬼神而貫金石初不覺其詞之短耳

祭侯王簿文

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才之優子於道義。困不捨遺。行之我
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而最親。我或為文筆。
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審其口授。恐有誤必我釣我遊。莫
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動靜無不相依。入句皆二朋
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宣。所以為狎愛之實朋
我而歎。嗟我之哀。自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亾。今其
有誰。所以哀者。以少年舊交皆誰不富貴。而子為羈。終其身
王簿秩卑祿薄。若羈然。我無利權。雖怨曷為。力不能恨。子之方。我方齊

神文
祠○思○慮○當○事○一○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屈○於○公○事○不○得○嗚○呼○哀○哉○尙○饗○

林西仲曰公詩有贈侯喜送侯喜寄侯喜及侯喜至等篇且薦之於陸祠部盧汝州皆稱其文行則平日交情自非他人可比是篇把其有文行而不遇處畧點在前後面端向交情上重重疊疊用了許多子字我字說得二十分親狎則生不能薦死不能送便見得有二十分悲哀也公文怪怪奇奇此獨平平敘出以其情摯耳

祭大湖神文

音都此切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股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加蓋桂者大湖神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水○神○所○以○興○雨○者○曰○稻○既○稔○矣○而○雨○不○得○熟○以○獲○也事○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蔟○也廢○事○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蔟○也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以○應○賦○稅○繼○衣○食○也以○應○賦○稅○繼○衣○食○也所○失○職○也所○失○職○也聽○明○而○端○一○聽○不○可○濫○而○惑○也聽○明○而○端○一○聽○不○可○濫○而○惑○也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

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如○此○而○聽○方○不○濫○不○惑○割○

剗雲陰。卷月日也。剗剗剗破也。卷月日。捲去月。幸身有衣口。

得食給神役也。謂上繼末食句加給神役三字。左上之須脫。

刑辟也。應上應賦稅句已。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供吹擊。

管鼓侑香潔也。樂奏拜庭跪坐如法式也。行禮已上皆報不。

信當治疾殃。極也。行罰亦有名矣。我一句懇至神其尙響。

林西仲曰。按廣輿記。潮州郡治東西皆有湖。而在西者廣

十餘里。較東為大。封部山川之神。在刺史禮所當祭。故公

到郡。即遣攝尉史虛已代告。此乃久雨祈晴之文也。厥後

再祭致謝。而城隍神界石神亦各有文一篇。皆言其所晴

得晴之意。文內且有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之詞。則此番城

隍界石皆曾致祭。想其此一篇妙文也。農桑為衣食之本。

乃賦稅所從出。不根怕爛而蠶篋亦忌濕。過此六月。即再

種再育。勢亦無及。不得不祈。劈頭直起直落。別無閒話。異

樣。急切。次自責。祈末以報賜。收束融成一片。其鏗鏘。組

練。則千古常新矣。

祭柳子厚文
卷之五
三十三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生死本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窮通得失當其夢時有樂
 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即生前以為悲樂者至死時亦不
 大夢大覺等語得凡物之生不願為材莊子曰神人犧尊青
 來但脫化得奇妙凡物之生不願為材
 黃乃木之災雖美亦失身之喻子厚為王叔文音紫所用亦因其有
 時名故以木災為失身之喻子厚為王叔文所用亦因其有
 天縱之玉佩瓊琚大放厥辭而文之可貴富貴無能磨滅誰紀
 者然之已

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
 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生死本人之生
 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窮通得失當其夢時有樂
 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即生前以為悲樂者至死時亦不
 大夢大覺等語得凡物之生不願為材莊子曰神人犧尊青
 來但脫化得奇妙凡物之生不願為材
 黃乃木之災雖美亦失身之喻子厚為王叔文音紫所用亦因其有
 時名故以木災為失身之喻子厚為王叔文所用亦因其有
 天縱之玉佩瓊琚大放厥辭而文之可貴富貴無能磨滅誰紀
 者然之已

子之自著表表愈偉身雖賤而名益高此其可樂者不善為斲血指汗顏巧
 匠旁觀縮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巧匠乃令吾徒掌帝
 之制拙斲血指故云子之視人自以無前功業可立就一斥
 不復羣飛刺天無才之人成羣偏能高取爵位此其可悲者
 倒至此實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指遺徧
 告諸友以寄厥子俱幼故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庸勞亦以我為
 後為託四句皆凡今之友觀勢厚薄諸友既余豈可保能
 所謂琅琅之音者非我敢擔承汝身後之
 承子託余命又非我知子子實命我事實汝有命無推辭之
 理猶有鬼神寧敢遺墜必不念子永歸無復來期再設祭

棺前矢心以辭以祭為別且明此心生死嗚呼哀哉尚饗

林西仲曰子厚卒于官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時公方調
 袁州想歸葬時取道於袁故得躬詣棺前致祭開手彼此
 不敘官爵以明千古性命之交與自已骨肉無異親狎之
 至也其大意謂人無不死即生前之窮通得失可以付之
 夢覺不足輕重所痛惜者以蓋世文章竟不能供國家之
 用實因前此為才名所誤以致一斥不復反不如碌碌之
 徒得以致身通顯使人皆以才為戒耳未以生死相託之
 情自矢不負一片血淚不忍多讀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淮西軍名彰義行軍守太子右

庶子兼御史中丞守其本職而韓愈謹以庶羞清酌之奠祭

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張名著貞元十九宗德

末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官為顯君德渾剛標高昌

已有不吾如唾猶泥滓品之高不肯余顛而狂年未三紀乘

氣加人亡挾自恃才之拙不能為婉變之態分彼婉變者

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因犯衆忌我落陽山以尹

廳歟孫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所分敘二人之惡歲弊寒兇雪虐風

顛于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
 跣陸行同路洞庭漫汗枯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霹靂追程
 苦而且辱○音○灰○直進○音○灰○颯○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沉○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
 哀浦思鳥獸叫音子唱君和百篇在塗○音○水○危○而○且○悲○君○止○于○縣
 我又南逾把幾相飲後期有亡○音○水○無○此○把○幾○相○飲○之○語○也○音○水○此
 乃一時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
 暫別○音○水○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
 加子以股上先約同宿界僕來告言虎入廐處亡敢驚逐以我
 其微當寅屬虎來年正月我預在此與君俱膺我亦當同還此
 蒙去之驢也君云是物不駿于乘亦不足惜○音○水○虎○取○而○逞○來○寅
 張君猛獸果信惡禱而憑惡禱也偏有憑信子出嶺中君埃

州下借掾江陵○音○水○法○曹○參○軍○非○余○望○者○實○出○望○外○音○水○柳○山○奇○變○其
 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邊無捨○音○水○兩○舟○並○行○停○舟○必○得○衡○陽○放○酒
 熊咆虎嘯不存令章罰籌蠅毛○音○水○儀○也○音○水○喻○號○歎○之○聲○令○章○飲○酒
 多所以委舟湘流○音○水○造○觀○南○岳○雲○壁○潭○潭○穹○林○攸○擢○南○岳○山○避
 謂之放委舟湘流造觀南岳雲壁潭潭穹林攸擢南岳山避
 風太湖七日鹿角○音○水○地○鈎○登○大○鮎○怒○頰○豕○狗○音○水○鮎○魚○名○豕○狗○怒○日○狗
 魚兩腮高張如豕頰○音○水○豕○頰○豕○狗○怒○日○狗
 之怒所以狀其肥也○音○水○豕○頰○豕○狗○怒○日○狗
 一路走官堦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音○水○長○官○到○江○陵○音○水○早
 同樂走官堦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音○水○長○官○到○江○陵○音○水○早
 屈或途遇前導伏地以俟其過及過乃其從事子徵博士君
 之人長官猶未至也徒倉皇而已○音○水○寫○得○好○笑○子○徵○博○士○君

以○使○已○唯○奉○使○入○相○見○京○師○過○願○之○始○
雖不同遷但見相見
上○俱○敘○分○教○東○生○元和初公權國子監博士二年君掾雍首
相○會○京兆在長安帝都內古雍州之域兩都相望于別何有別者
為○各○府○之○首○時○張○拜○京○兆○府○司○錄○
冀○將○來○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
易○見○
吞○不○復○宣○有相思衷腸只得吞聲無處刑官屬郎引章許奪
張○遷○刑○部○郎○引○法○令○權臣不愛南昌是幹直道難容又轉外
與○權○臣○爭○奪○不○屈○
任○虔○州○明○條○謹○獄○民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瘡史以不徵
刺○史○
民○稅○錢○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河南尹適
罷○歸○
不好者當日拜塔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死不昇孰勸為
下○數○月○以○病○辭○免○

下○從裴度哭不憑棺奠不親斂不撫其子葬不送塋望君傷
懷○有○隕○如○瀉○送死送葬皆以公事銘君之績納石囊中爰及
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子○鑒○衷○代
誌○銘○可○以○興○祖○考○事○蹟○嗚呼哀哉尚饗
一○齊○傳○後○又○可○慰○也○
林○西○仲○曰○二○公○交○情○之○深○在○同○官○同○貶○同○行○同○遷○不○必○復○
道○第○張○公○為○人○一○生○持○正○到○底○屢○蹶○不○移○蓋○桂○老○而○愈○辣○
與○昌○黎○聲○氣○相○投○所○以○關○情○尤○切○耳○篇○中○步○步○細○敘○其○宦○
途○潦○倒○之○况○與○往○來○山○水○之○奇○離○合○悲○歡○之○意○能○令○千○載○

而下猶宛然在目。令讀者欲驚欲怒，欲笑欲哭，所以人不能及。至于摘詞俶詭，練句鏗鏘，則羽技也。

祭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妹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

四小娘子。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當作值吾南逐貶潮倉

黃分散即日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料不能汝視我

面悲不能啼死期近而聲淚俱竭我既南行家以隨有司

人不可留扶汝上與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一致死

撼頓險阻不得少息致死不能食飲又使渴饑致死死于窮

山實非其命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以不

其子歸罪于所生使汝至此豈不緣我因已南逐致其不當

此乃理之常也三

車文走

卷之八

二十一

可哀之死草葬路隅南山下棺非其棺失周身既瘞遂行誰守

誰瞻無親魂單骨寒無所託依為無隣人誰不死于汝即冤知不

汝得何罪死後猶受這等冤苦冤字帶我歸自南及臨哭汝

說在此妙絕已上敘嗔子非其所我歸自南及臨哭汝

便道汝目汝面在吾眼傍汝應上我視汝心汝意宛宛可忘

猶言豈可忘也應上逢歲之吉長慶三年致汝先墓河南之

驚憂及悲不能啼句十月四日致汝先墓南陽

是保已上敘當尚饗林西仲曰女孥僅十二齡而殤若具達觀未嘗不可以修

知之數置之所可痛者因病而別因別而悲復因迫遣而

受饑寒勞頓似可以不死而死者及死後草葬客路魂無

所歸無異流放是明明以已之冤為其女之冤矣骨內鍾

情至此安能辭其責乎發而歸之先墓或可慰亡魂于九

原也良良說來無限酸楚不忍多讀

東山則貝錯來無則銷鍊不孤老藉
計至也安誰指其青平海而謂之來墓垣何樹才顯于水
彼飄無異謂然其則即以口之發其其之發其其肉
受烟寒寒地心可以下孫而孫青又孫近草裝容祖與無

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
射馬公十二兄之靈名總贈射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好本
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觀初試天意所以佐戎滑
臺貞元中辟署滑州姚南仲幕府斥由尹寺以監軍中貴人薛盈珍誣奏適
彼甌闕餓飢跋躓盈珍人用事福建觀察使顛而不陵也
乃得其地刺史穆贊保會見病且死而釋于泉于虔始執
郡符元和中遷遂殿交州再遷安抗節番馬徙桂管經去其
蟪蠹蠻越大蘇俗獠夷安擢亞秋官朝得碩士部侍郎

韓文公

謂其崇我勢始起即所謂將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邳
以副經紀十二年兼御史大夫殲彼大魁厥敷孰似元濟承
相歸治雷去聲長蔡師度雷後節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去聲
不見臯鵠奏改彭義為淮西尋擢淮西節惟蔡及許舊為血
仇許向屬宣武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
武軍常與蔡戰國軍始誅李師厥墟腥臊公往滌之
使已上皆治蔡之功節惟東有獠朱克惟西有虺王庭
茲惟樂郊為耶曹濮一節惟東有獠朱克惟西有虺王庭
顛覆朋鄰我餘有幾淄青齊登萊一節又非所轄律舉中居
斬其脊尾使不能倍定河安惟公之避也處皆治邳之

功帝念厥功遷公於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遷戶部度彼四
方軌樂可據安計圖久顧瞻衡鈞將舉以付尚欲惟公積勤以
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病當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
於堂已哭於次薨之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俱從征且死且生
誓莫捐棄交情歸來握手曾不三四還朝會不濡翰醜詐
文守曾不醉飽以勸酒未得盡情奠以救哀其何能致不
死哀於嗚呼哀哉尚饗
林西仲曰公與馬僕射為至交故能敘其畢生事蹟一毫
不漏其組織鋪排字字古奧但於上下縫接處畧加一

韓文起
語敲動又覺一氣流行看來仍是作碑銘頌贊手筆末自
言不曾濡翰醜酢文字昧者以為無因唐突按史稱馬僕
射好學雖官務恹德未釋書卷論述頗多公詩集中亦有
醜和蔡州天平見寄二作則平日以文字相傾倒可知非
出於一時賣弄之言凡讀古人文字俱當互相參考如此
此尚友之第一義也

韓文起卷之八終

敝荆川太史

松
台子
18

